

經部

春秋集注卷三

宋 張洽 撰

莊公 名同桓公子母文姜諡法勝敵克亂曰莊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桓公見戕於齊固不及有立子之命莊公之生雖以適冢書於經然

繼承之初創鉅痛深異於他公不但當請於王即位而父之仇未討亦當告於天子以國事委冢宰而專以討賊為事令泰然居之曾不以父之無罪見殺於隣國為念但與桓公之初立不同耳是以削其即位蓋莊公之不書即位比於桓宣之特書者固未至此而以人子之心處莊公之時當知莊之無志又非隱閔僖之比也此

春秋之旨唯深明乎時義者知之

三月夫人孫于齊夫人文姜莊公母也魯人責其與聞乎弑于是出奔左氏謂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穀梁子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蓋文姜之罪上通乎天為魯之臣子者原先君見弑之罪固難以嗣君夫人所出而以恩掩義故斷以大義而去姜氏以絕之所以尊社稷而重本也古之聖人為禮有等衰制服有輕重三綱之設以夫為妻綱皆所以明天倫之正而使人知本以自別于禽獸者也

夏單伯逆王姬逆左傳作送考之春秋之例非也況築館在秋知單伯果以天子大夫送王姬必俟館成之後方至魯豈得預書之當從公穀作逆　單伯魯大夫不書名氏蓋周禮所謂公之孤四命也魯大夫而逆王姬者當是時王姬嫁于齊天子不自主昏而使魯主之王姬先至于魯然後往成禮于齊故魯大夫往逆于

周也公羊氏曰逆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為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此古者王姬下嫁之常禮也常事不書而此特書之又不書如京師逆王姬穀梁氏曰其義不可受于京師是也躬君弒于齊使之主昏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春秋書此所以著魯居斬衰而主婚姻已非禮之常而不可不辭矣況王室之女下嫁齊侯而齊乃服苦枕戈不可同天之讎奈何與之主婚於此見魯之君臣無復讎之心而國之三綱至是絕矣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築館所以待王姬之舍以俟齊侯之逆也於廟則已尊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故必改築然魯主王姬前此必有其所今特築于外者當是時知仇讎不可與接昏姻又衰麻哭泣不可離于吉事故築于外也然在平日為可耳桓公弒于齊未及一年其創鉅痛深當百倍於先君正終之日入可以于外為安而命國人以築齊王姬之館與

春秋所以詳書而著其忘父親讎之罪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賜也桓公已終而賜之命蓋莊公主王姬之昏故親魯而寵嘉其父遣使賜之策命若昭七年衛襄公之卒王使成簡公追命衛侯之比也夫五服五章謂之天命者誠以命德討罪上合天心然後足以昭示至公勸善懲惡今桓公之弒隱在王法有賊殺其親之罪乃司馬九伐之所宜加周王非特不能討又以惡為善示以褒嘉故春秋之例王必稱天而此年特去天而止書王以見王之不能奉若天道趙氏以為寵篡弒以瀆三綱也得春秋之旨矣

王姬歸于齊王姬來而不書至別于魯之夫人也書歸著莊公之忘親釋仇主婚而成禮也逆于京師築館于外而不書歸于齊則有本無末無以見莊公忘仇之實矣

齊師遷紀郱鄑郚杜氏注郱在東莞臨朐縣東南部在

朱虛縣東南北海都昌縣西有訾城　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齊圖紀久矣今始遷三邑其民之不服者廹遷之取其地而實以齊之民故稱師而書遷至是紀之力不足以自守駸駸於滅亡矣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慶父莊公之庶兄於餘丘公羊曰邾之邑也或曰小國而近于戎者其曰於餘若曰於越然未詳孰是莊公之立纔踰十年慶父之從亦未長何有於將帥齊梁之際不將命而特書公子慶父帥師者見其擅也先有事於無罪之小國兵興無名而公子慶父以尊屬得兵柄亦見於此莊公是時年才十五慶父得政以制一國之權軍政之本既失而權移于下以成異日子般閔公篡弒之禍故春秋詳書以識之　胡氏曰魯見弒者三君隱般子惡皆以翬慶父仲遂先制其兵而後得以成篡弒之謀由辯之不早辯也豈不信哉　秋七月齊王姬卒禮記

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然則王姬比于内女而書卒禮之常也至于舍不共戴天之讐而乃主齊夫人之喪則知有齊而不知有父莊公之罪可謂大矣故自單伯逆王姬以至此章特書屢書辭煩而不殺以正其澳汨大倫誣滅天理之罪所謂婉而成章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禚齊地公羊作郜下同 傳曰書姦也 趙氏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於國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云爾 謹案春秋孔子之刑書也觀春秋書法如此則以孔子而當周公之任正文姜之罪必不免于管蔡之誅矣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溺不氏與無駭挾同伐衛為納朔也命將出師會仇讐而納衛侯朔蓋不待貶絕而惡見矣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王以魯桓公十五年崩至此七年乃葬劉氏曰慢也夫喪不過三年天子七月而葬此送終之大事禮經之不可進退者也及是周室衰微隱三年平王崩賵葬之禮諸侯莫之或講而王室反遣使下求於列國隱公復不往會其葬周室之喪禮至此掃地盡矣方喪之制自舜二十有八載之後三代用之至于此時則不待漢文之短喪而已先亡矣今桓王七年而不葬者必久喪以待諸侯之至魯人聞喪期不過遣微者往會之耳所以既不書公如又不書卿大夫往而止記桓王之葬也同軌畢至之禮既不復行於是諸侯惡其害己而去其籍先王之喪禮僅傳于後世惟有士喪既夕士虞耳可勝惜哉孔子序書而存顧命康王之誥作春秋而於此

書葬桓王周室之盛衰可以參見矣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季紀侯之弟諸侯之弟例稱字酅紀之邑杜氏注在齊國東安平縣今鄆州之境也齊欲滅紀紀元年又遷其三邑紀侯力不能抗欲去其國故使季以酅事齊請復五廟當是時王政不行霸者未作強大吞併無道肆行小國不能校巽辭下敵以存宗廟至于如此以先王之建國而宗祀之存反聽命于強暴春秋所以於紀季無譏焉而書入以志其難蓋閔之也

冬公次于滑

公羊穀梁作郎　杜氏注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或曰今滑州也　傳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公以姻親之故閔紀之難已在朝夕而度其力終不能救故次師于滑將以鄭之不會而辭于紀耳非實有救紀之心也彼於父之讐尚忘之而不圖豈真有心於存紀哉故書次于滑見師出無名以深譏之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享公穀作饗祝丘魯地

享燕兩君相見之禮享有體薦所以訓恭儉燕有折俎所以示慈惠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夾谷之會齊侯欲享魯君夫子猶以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拒之豈齊侯文姜可以行之於祝丘乎假先王之禮而為禽獸之行大亂之道也漢人有云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文姜之行瀆亂周公之禮多矣魯人習之三十餘年卒至于子般閔公兩君見弒而後止聖人作易以閑有家為家人之始垂訓遠矣

三月紀伯姬卒

穀梁傳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為之變卒之也蓋諸侯絕傍期其姑姊妹女子嫁于諸侯則尊同其卒也為之服大功九月然不必皆書此為紀侯去國而伯姬葬于齊侯因魯事以備當時之變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齊襄公陳厲公鄭伯突也三國遇垂謀取

紀也

紀侯大去其國紀侯不能下齊遂以國與紀季去之以違齊難大去者離其民社之守而不反之詞也　胡氏曰與其不爭而去是以異於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是以書叔姬歸酅而不錄紀侯之卒明其為君之末矣　愚案紀之本末自桓之五年書齊鄭如紀以至元年三年凡閱紀之存亡者一一備書之以見齊鄭圖紀之淺深有漸而卒成於今年也紀之圖存雖其間不能無失然而困于強暴之陵迫委宗廟於其弟而後去之故特書大去而不曰出奔所以責強大閔小弱而寓興滅繼絕之志於言意之表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齊襄欲滅紀雖其夫人尚在殯而迫逐其君以去之其愚大矣尚以禮而葬其夫人君子以為豺狼之行而為婦人之仁加刃于人而以手撫之斥言齊侯以賤之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公羊穀梁作郜　公羊傳公不當與微者

狩蓋齊侯也齊侯而稱人諱與讐狩也公前此後此皆有事于齊而獨於此譏者譏其一以例其餘蓋通讐之罪俱重不可勝譏而尤莫重乎與讐狩故於此一譏而其餘從同同也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言齊師則齊侯在焉曰如以見魯道有蕩而夫人之行往來恣縱詩人所以有載驅之刺也　秋郳犂來來朝郳公羊作倪犂公羊穀梁作黎　郳蓋附庸國即小邾也杜氏云其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為小邾子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郳城犂來名也　常山劉氏曰夷狄附庸例書名犂來能修朝禮故書曰朝蓋於此已能自進于禮也今案宋仲幾云滕薛郳吾役也則郳蓋宋之附庸非夷狄也而不得與邾儀父同稱字者臨江劉氏以為未成國謂之郳其或然與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納惠公也穀梁傳是

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正月公羊穀梁作三月　王人下士也子突字也救衛者奉天王之命以存黜弃而拒朔也朔搆兄篡國天討之所當加而子突能奉王命以救之春秋一經王旅之出而合司馬九伐之法者惟此一事所以雖微者師師而書字以褒之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名之又書入與鄭伯突同篡逆之罪也聖人特人伐衛諸侯於先又褒子突于後正名分以示天討之當然誅黨惡以罪諸侯之同逆而于此書衛侯朔之入國則閔暴行之放恣憂正理之不明者為一如何哉自是而後又十餘年齊桓始霸然後諸侯知所一而百餘年間尊卑正否之權尚有所寄然後知二霸之作為小補於世變之盛衰也）

秋公至自伐衛（書至與公至自唐之意同王誅若行齊魯宋衛

皆有當誅之罪故書至以危之也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二傳作寶胡氏曰案商書遂伐三朡俘厥寶玉則俘者正文也寶者釋辭也傳文姜請之也衛俘衛朔所賂諸侯之貨寶齊人首惡故主受衛之賂而分於黨惡助亂之國文姜又取以為己之功亦足以見齊襄之淫縱貪黷操貨賂之權以迷惑人心者乃元惡大憝有王者作則諸侯之不待教而誅者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傳齊志也杜氏注防魯地遠至魯地齊侯之志也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夜穀梁作昔隕公羊作霣　恒星經星也經星不見夜明也杜氏以長歷推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如雨者言衆多不可為數也此蓋王道將終而霸統方作之祥自此堯舜禹湯文武之紀綱法度掃滅殆盡　胡

氏曰漢成帝永始中亦有星隕之異而五侯擅權賊莽居攝此天示象于上而人事之必應者也

秋大水

書大為異非常也蓋文姜宣淫陰盛不制之所感也

無麥苗

穀梁傳麥苗同時也周之秋今五月麥熟苗將秀因水漂盡民食之絕有國之大事故書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穀齊地杜氏注濟北穀城縣今屬鄆州東阿縣　文姜元年以罪孫于齊後復宣淫自二年至今詳書于策敝笱載驅錄于齊風與衛之鶉之奔奔牆有茨諸篇論其時世皆一時之事魯衛先王之後婦行放逸同播其惡於萬民故詩謂之變風夫子曰二國之政兄弟也蓋不特周公康叔之盛而其世衰俗末政之陵夷亦相似如此閔公之篇慶父亂魯齊幾取之與衛之滅適同其時聖人以魯之事已詳於春秋故不復錄魯詩而齊詩之及魯事者以不刪而見之夫二南之風后妃不待閑而其德足以化天下後世閑有家之道廢而亡國敗家之禍同

一軌轍詩易春秋之旨盖相為表裏學者不可以不考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次止於外而過信宿也俟者杜氏以為待陳蔡同伐郕也不由王命妄興師衆久次于外無名而動期會莫應故書師次又書俟以深責之也）

甲午治兵（治公羊作祠久次于外而與國不應衆心不一則有失伍逃亡之患故申明約束將以訓齊其衆而不知出不以律已失治兵之本矣雖欲治之其將能乎故書曰治兵治兵者不治者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郕公羊作成陳蔡不至故會齊以圍之書及內之志也案左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莊公不可則公將而出矣魯與郕皆文王之昭盖同姓兄弟之當親者莊公忘親而志于取郕始擇易制之陳蔡與之同事而陳蔡不來然後不得已而要齊以

圍之所以郕不服魯而寧降于齊春秋直書以見其從讐而貪利資人以虐小二國同役而不同心敵遂得以間之魯師之出大無功也故畧公而書師所以著輕用民力之罪

秋師還春秋書魯用常山劉氏曰師未有如是之詳者蓋莊公此年之師尤為非義上不稟天王之命無故次郎可謂無名甲午治兵可謂黷武圍郕而郕降齊可謂無功歷三時而師還可謂害民夫逆天道親仇讐圍同姓勦民力與國不信伐國不服故聖人備書之以見其惡　胡氏曰春秋正例君將不言師師則以君為重今莊公親將其及其還皆不稱公及不書公至重衆也輕舉大衆妄動久役以勞民毒衆至是師為重矣故皆不書公以著其罪此輕重之權衡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無知公孫也不書氏與衛州吁同例舉於此後皆稱氏從同同也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

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于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十二月齊侯田于貝丘反徒人費遇賊于門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齊襄之見弑以禍本言之則公孫無知之配嫡已積漸于僖公之時而襄公之惡積而不可掩如抗王伐衛殺魯桓公色荒禽荒暱比小人以至禍發蕭牆身殲賊手考襄公即位以至于今春秋所書齊事無一非亡國戕身之漸所謂積不善之餘殃者也徒人費石之紛如死而不書逢君之惡比而不周胡氏所謂死不償責者也或曰州吁無知不氏亦無駭挾之比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初無知虐于雍廩春雍廩殺無知雍廩殺之而以討賊之辭稱人者弑君之賊人無貴賤皆得殺之所以尊君父廣忠孝而誅惡逆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公穀並作暨　杜氏注蔇魯地瑯邪繒縣有蔇亭今之沂州承縣也　大夫齊之太宰當是時齊無君蓋卿大夫總已以聽者也稱大夫以其任一國之事而表異之故不名也與文七年扈之盟趙盾書大夫同公欲納糾故及大夫盟以定其約當是時齊國無君而為之立嗣繼絕其德厚矣然忘不共戴天之怨而施德焉聖人明著之而繫以公伐齊納糾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矣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左氏作納子糾今從公羊穀梁作納糾案正義云今定本乃有子字則知左氏古本亦作納糾矣

春秋書鄭忽及突曹羈及赤并此書糾及齊小白皆所以別嫌疑明正否也小白與糾之正否程氏論之詳矣莊公忘齊之仇而納其公子又所奉者不正故將書納糾以罪之桓公當立而書入無王命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無知已誅可以葬矣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

我師敗績杜氏注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故曰乾時　傳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於下道皆止　春秋書及而沒公又不諱內敗葢復讐而敗雖敗亦榮故不為內諱獨莊公非有復讐之心而納不正以取敗故諱公以貶之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讐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以歸言於公而以為相春秋於上書糾正小白子糾之分也今書子糾而書取書殺之罪齊人也糾者齊桓之天倫也以其不當爭而爭立則為罪以其骨肉之至親則不可殺為齊侯者當列其罪上告天子下告魯人且明示親親之義而全其生則恩義兩得矣夫殺兄弟當自君而罪齊人者廢立之際殺生予奪寄于當國大臣之手毫釐之差霄壤之繆今齊大夫始以糾為先君之子而盟欲立之謀不審于初

已為罪矣及桓公得國又不體其君天倫之恩從議親之辟以赦其罪而必殺之廢興生死輕率甚矣故加子於糾又書齊人書取書殺則舉國之君臣同責其忘恩失義之罪也夫天倫之重苟未至如管叔之得罪於宗廟先君與天下之民則必當以親而全其生此聖人以至公之心示後世斷國論之權衡異於私天下為己有欲絶亂本禍根而推刃先君之遺體者不可不深察也

冬浚洙

洙水在魯城北齊伐魯之道也魯雖殺子糾而猶有畏齊之心故浚而深之以備齊師之至春秋書此以見其不能明政刑結人心使大國畏之而重勞民力務以深險自守不知困民于無益古人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之計不如是之陋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書敗某師而不書戰惡詐戰也用民力以戰爭古有司馬車戰之法定日刻期兩陳相向以決勝負雖敗而奔亦無多殺之禍若詐戰則出于不意或舉

衆而覆之惟荒遠遷徙烏舉者不可以常法制故春秋自荒遠之外凡中國以詐勝者皆書某敗某師譏其待中國之人以荒遠而深惡其不仁也莊公政刑不修制軍無法齊師之來以詐而僥倖一勝此書公敗齊之吉也或曰長勺魯地而齊師至此即所謂敵加于已不得已而應者矣何以責魯乎　胡氏曰文告不修疆埸無備德已衰矣況兵刃相接又以詐取勝乎

二月公侵宋

故書魯為主以責之已亂寡怨之方也　莊公以僥倖得志于齊遂舉無名之師以掠宋境此所以召郎之師也　胡氏曰凡師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

三月宋人遷宿

穀梁傳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杜氏注遷而取其地故異于邢遷　襄陵許氏曰遷之使未失其國家以往其義猶有所難則是王澤之未竭也至僖文以後則有滅國無遷國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乘丘魯地

今興仁府乘氏縣　傳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臨江劉氏曰二國揚兵駐師而不名所伐欲闚利乘便快攻取之意魯又不能推忠信奉文告以止齊宋之師而出奇計詐謀以覆滅其軍次者不以義勝者不以道交譏之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荆楚之故號也周成王初封熊繹于丹陽今江陵之枝江縣也自荆子熊通侵伐漢東諸侯其國始大僭號稱王今其子熊貲始敗蔡浸猾夏矣　傳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弗賓息侯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遂敗蔡以獻舞歸不稱人及師荒遠之也臨江劉氏論之詳矣書以歸而名獻舞責其不死于位生降荒遠也諸侯不生名名之則位已絕矣於此見王政不行荒遠憑陵中國楚自此得志中夏者二百餘年

而周之子孫日以陵夷皆其有以自取之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譚國在今濟南府歷城縣 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滅者夷其社稷覆宗絶祀也譚子爵而不名以其雖失國而恥反面事讐猶有興復之望也不書出國已滅無所出也齊桓方有志尊王室為政於天下非特不能興滅繼絶而以私憾覆滅小國其罪大矣 薛氏曰五霸桓公為盛威陵諸侯以圖霸功首滅天子之建侯以肆威耳儒者之不道也宜哉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鄑魯地 傳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宋師再至再敗兵禍旋及其君魯雖再勝其國亦困

秋宋大水此外災也蓋陰盛陽微之徵外災不書此特書者宋來告魯弔之也傳公於兵矣

使弔之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此見怨不廢禮與諸侯往弔主人罪已之辭葢古意之猶存而未泯者也雖然文豈足以應天哉閔公不能䟽敬之一言而以蘄宋萬自禍乃董氏所謂出災害以譴告之而不知變者春秋之存災異可不察哉

冬王姬歸于齊

傳齊侯來逆共姬此所謂齊侯之夫人三王姬者也魯主仇讐之昏可以辭于王而不辭然仇已易世異于元年之新有大改所以雖齊侯之來逆而不復書止書王姬之歸以譏之也王女下嫁曽無以異於諸侯之女適人者葢車服不繫其夫雖以示恩愛之隆而陰陽之位夫婦之道乃三綱之所繫不可不早正故因其始嫁而一之於諸侯女歸之辭焉若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是有常禮不可紊也此可以觀抑揚而得守義理之中者矣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叔姬伯姬之娣隱七年歸于紀者紀侯大去其國之後死于他國叔姬還魯至是乃歸于酅葢伯姬既死叔姬實攝內事而能不以國之存亡貳其事君子之心不以身之榮悴變其奉宗廟之志故必歸于酅以終其身易曰眇能視利幽人之貞於叔姬見之矣鵲巢之德不過如此春秋可不錄其本末以示婦道之正乎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

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捷公羊作接萬南宮長萬多力之士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萬公右歂孫生搏之歸散舍諸宮中數月而後歸之宋人請之反為大夫與閔公博婦人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且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獨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諸門手劍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已而

過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春秋取仇牧遇弑父與君之賊而能不畏强禦死于其難故書及以壯之華督以弑君名列于亂臣賊子身為元惡死不償責固不得而書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宋萬弑君而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皆醢之今不曰宋人殺萬而書宋萬出奔陳者歸惡于陳也天下之惡當奉天討容受其奔罪已大矣受賂而後歸之所謂肆人欲而滅天理與所謂殺其人汙其宮而瀦焉之意何其異哉此所以當服黨惡之罪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齊侯穀梁

作齊人北杏齊地　傳會于北杏以平宋亂　今案四國稱人蓋齊桓欲合諸侯行霸事恐諸侯之未諭故未欲煩其君而使其臣來會告以平宋亂舉霸者之事也晉悼公合諸侯于邢丘以令朝聘之數而使諸侯之大夫聽命故自鄭伯之外齊宋衛邾皆稱人殆公之故事與自東遷以來王政不行下逮隱桓之世亂賊得志强暴肆行天下之心思周道之不可復見而願得賢伯之興以息亂賊制强暴蓋已久矣桓公入國今已四年因宋有弑君之亂首惡方誅嗣君新立合諸侯以定宋亂而陳蔡邾並來受命亦可見天下歸之幾如水之就下矣然威公苟能於宋萬初弑君之時舉兵討之而定其亂則不勞告諭而天下自翕然宗之亦不待今日而齊矣經書宋萬出奔陳而繼之以此又因見桓公自失幾會于始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遂杜氏注在濟北蛇丘縣　傳齊人滅遂而戍之滅國之說胡氏論之詳矣於此見其已亡惻隱之心故凡其合于

仁者孟子皆以為假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柯今東平府東阿縣

莊公自齊桓入國屢與之戰雖一再勝而齊方修軍政以圖霸魯有見伐之虞至此始及齊平齊桓亦知魯未可取故不復以用於譚遂者待魯公穀載曹子之事益魯人知桓公之圖霸因盟以求地齊亦有求諸侯之心捐小利以收魯容或有之但公羊氏言之已過其實而戰國之士又從而增益之耳此亦足以見桓公之屈意以和魯皆霸術也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將卑師少曰人宋人背北杏之會故齊師近宋二國以伐之　程子曰齊自管仲為政莊十一年而後未嘗興大衆也其賦于諸侯亦寡矣終管仲之身息養天下厚矣至于秦晉使之不競而已不强致也是以其功卑而易成　愚案伐宋而同陳曹皆宋之隣

不動遠國亦簡便之規模也

夏單伯會伐宋

單伯見元年逆王姬注魯大夫之貴者魯自盟柯已平于齊而未從其役故因齊之討宋命上卿率師往會以示從霸之意齊桓方興理勢當從固異於羣之會宋殤黨亂賊以伐無罪矣是以書會伐而不再叙諸國人也

秋七月荊入蔡

案傳蔡哀侯為莘故譽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而入之觀此則息之亡蔡之入皆哀侯致之惟干戈省厥躬亦足見蔡自會鄧懼楚之後非但不為徹桑土繆牖户之謀而以婦人之故再召楚師始則身虜繼以國破楚熊貲興兵以悅婦人當是時齊桓之業未成遂致其横行淮漢浸及中國故特書蔡之見入楚之猾夏而著其罪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鄄衛地今之濮

州鄄城縣　傳宋服故也宋公親會魯卿始與為衣裳之會而齊霸畧定矣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傳以為齊始霸葢指諸侯始定而言然魯未信服而自是之後宋人猶或主兵衛鄭未免復叛葢齊之霸業駸駸向定而諸侯之心猶未一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文姜不如齊八年矣至是復如齊者葢鄄之會魯莊不與此行殆出于文姜之意齊侯欲求魯好以定霸業而不之拒也文姜播惡於齊襄之時桓公欲圖霸業則絶之於齊義也以欲求魯之故而不監覆車之轍豈非未聞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之法乎此孔門所以不道霸者而春秋特書以累齊桓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郳公羊作兒宋傳諸侯為宋伐郳葢小邾宋之附庸而不服宋故桓公為宋伐之宋序齊上葢是時伯體未全正此役為宋而興亦猶伐宋

之師邾人為道而序於鄭之先也 鄭人侵宋 間諸侯伐郳而侵宋不誠於服齊而背二鄭之會鄭之反覆於齊楚之間盜始于此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宋序齊上與伐郳同伐鄭不止為宋而已盜鄭不服則諸侯之心未一也 秋荆伐鄭 案傳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以此受伐盜齊霸未定楚之威浸及於中國自桓二年鄭已懼楚而會鄭至此三十餘年而後受兵楚之威不輕用盜如此至是始為中國患矣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公羊會上有公字左氏無曹伯今從公羊穀梁 幽宋地滑國河南緱氏縣或曰今滑州也陳自入春秋以來常列衛下今在上者杜氏曰齊桓始霸楚

亦始強陳介于二國之間而為三恪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衛上　臨江劉氏曰同盟者何殷同之盟也古者諸侯之於天子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同盟之禮見於覲禮為壇祀方明方伯臨之古者六歲而會十二歲而盟桓非受命之霸也假同盟之禮率諸侯以尊天子葢自是始霸也　愚案齊桓欲霸諸侯至是威行信立而諸侯宗之為盟主不待天子之命而中國之不至者寡矣古者方獄有同盟以示其考禮修德以尊天子之意桓公至此以諸侯既授以事而霸業定因舉是禮約束諸侯尊周以掩其無王命之事與伐楚而舉召康公之命相似自此欲制諸侯而脅從之者皆稱同盟其無王命假古誼以制與國一也而善惡則各繫於其事焉穀梁稱桓公未嘗有歃血之盟而孟子於葵丘之會亦曰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夫子所謂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此葢其衣裳大會之始也魯莊與盟已而背之諱不書公

者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非桓公出而尊周攘楚則中國之民必不免於被髮左衽之禍此同盟于幽之書所以罪魯而與齊也揚雄以習亂為春秋不得已而與齊晉蓋得春秋之旨矣

郳子克卒克儀父名稱子者蓋齊桓請王命以為諸侯故曰子於是始列於諸侯也　臨江劉氏曰未成國曰郳儀父既成國曰郳子克成國而後書其卒記其葬未成則否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詹公羊作瞻下同　詹鄭大夫叔詹也不氏與柔溺同執鄭詹討鄭伯不朝齊之罪當書齊侯而稱人以非伯討貶也諸侯不服不能修德以來之而執其大夫則小國之從齊皆出于力不贍而非有心悅誠服之意為可見矣

夏齊人殲于遂殲公羊作瀸　傳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今案十三年滅遂置戍今乃見殲於亡國之遺民蓋絕

滅社稷以及其君慮其民之思舊主而以兵力强制之不知彼心不服吾力稍息必有出於意料之外者蓋王者之道責于興滅繼絕而齊之滅遂不止于殺一不辜而已故聖人于此不言遂人殲齊戍而特書其自殲所以伸遂人以死復讎之志而譏桓公之不仁以至於自殲其衆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執列國大夫踰歷三時不令其服罪而去致防閑弛慢國囚亡逸齊之罪也奉命以使霸國有罪不能即刑竊身逃竄同于苟免之匹夫無大夫之行失節辱國詹之罪也同盟之盟守信不篤為逋逃主以取伐於霸主魯之罪也片言而三罪著春秋簡嚴于此可見

冬多麋

麋鹿之大者魯所有也多則為異先儒皆以害稼而記災當從山陰陸氏之說以為陰盛所感惡氣之應蓋記異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不書日朔俱失之也

夏公追戎于

濟西泰山孫氏曰不言侵伐止言追者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書者譏内無備也　胡氏傳為國無武備啓戎心而不知警危道也春秋之意其必未雨而徹桑土閒暇而明政刑　秋有蜮蜮名短狐含沙以射水中人影中之輒病或至于死江淮以南水濱有之魯所無也　山陰陸氏曰蜮陰物也麋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矣此惡氣之應也　今案漢書五行志劉向董仲舒已有是説蓋麋者迷也蜮者惑也是時文姜為亂于閨門之内其遺毒餘患至于哀姜卒再成篡弒之禍物類之感天之示人顯矣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程子曰鄄之巨室嫁女于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

宋盟挈之以往結好大國所以安國息民以私事之小取怒大國故深罪之書其為滕而往盟為遂事　愚案是時莊公昏懦文姜制國政事不修君命不重故結無復君言不宿于家之禮而以私家之鄙事參會霸之大命先私後公而無所畏與戎致討而莊公不誅國之無政莫大于此書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如臧孫辰告糴于齊以為臧孫之私行也諸家之說獨程子為得之

夫人姜氏如莒

為國君之母非父母之國而出入縱恣此行比於詩之所刺謂魯道有蕩齊子豈弟者抑又甚矣莊公既無復防閑之意而執國政者無人抑又可知安得不成淫風而致簒弒之禍以至其國幾為齊之所取與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三國書人將卑師少也鄙邊邑也擁衆於邊鄙問公子結輕君命不恭霸主之罪也惟干戈省厥躬魯益無辭於討矣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文姜比年如莒春秋詳書蓋與詩之變風相應當是之時一反關雎麟趾之化而中國之俗於是大亂夫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此春秋所以詳書文姜之行與

夏齊大災天火曰災書大志其甚也齊人來告魯往弔之故書臨江劉氏曰凡弔人者哀其禍而救其之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戎穀梁作我齊桓於是舉撻戎狄之兵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故先治之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突鄭莊公之孽子莊公既卒即奪忽之位而篡之中間雖為祭仲所逐旋入于櫟卒取鄭國春秋不復著忽儷之在位所以著其不能君也故論者以為突始終能君夫篡弒竊國之人而春秋終始若之且復記其卒于位豈真與

之哉所以著小人肆志亂臣賊子得以終於其位王法不行而世之所由亂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文姜之行惡矣而卒以國君之母寵榮終身一用小君之禮此魯之禍所以未艾必至於莊公之終兩君弑哀姜慶父誅而後魯亂始息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眚公羊作省 謹案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

孔氏曰眚過也肆緩也原其意蓋謂過而入于刑者緩之又赦之此宥過無大之意也怙終不悛賊殺刑戮之所加刑故無小之意也周官于三刺之後乃分眚災之日有所謂不識過失遺忘幼弱老耄惷愚可謂詳矣然後可以求民情斷民中此堯舜三代之法不可偏廢者後世兩失之偏慘刻者不復察其情舉過失而盡刑誅之及姑息之過如莊公者反取大罪極惡而例之於眚災以從肆赦之例怙終得志良善瘖啞此用舜典眚災

肆赦之名而不察其實春秋謂之肆大眚以譏其務小惠而失大德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公子蓋世子也不稱世子未誓于天子也未誓則稱公子重王命也殺世子母弟稱君今反稱陳人故胡氏曰陳亂無政衆人擅殺之也衆人擅殺固不得為無罪然禦寇乃君之嗣適為一國之儲貳而衆人得以殺之則其所自處必有失其道者矣故臨江劉氏譏禦寇之為人子足以殺其身而春秋畧殺者之罪也

夏五月

下脫文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公羊傳高傒者貴大夫也曷為就吾微者盟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此與及向戌盟于劉其敵大夫以自卑輕君體以自弱去國都而汲汲于小信一也而此復以婚姻而結盟不顧稱廟不共戴天之仇而與齊為昏又當比事以觀而知此為惡之大者也

冬公如齊納幣

案婚

禮有六曰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春秋書納幣即納徵逆女即親迎蓋納幣乃事之成而親迎事之終故也莊公生至是三十五年矣制于文姜過期而不娶今喪未畢而納幣圖婚又忘父仇禮不當親行而躬致其禮其為不孝之罪不待貶絶而具見矣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告于廟也春秋書至蓋原於書巡狩而歸格于藝祖用特之意聖人以舉動之公往返之節質之幽明而無愧也令莊公忘父讐而娶其女冐母喪而往納幣以此告廟以為有人心者宜于此焉變矣此與他日書至不可同日語也比事屬詞示人之意顯矣

祭叔來聘　祭叔祭公之臣為祭公而聘魯不言使穀梁氏曰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　胡氏傳祭伯來朝而不言朝祭叔來聘而不言使尹氏王子虎劉卷來訃而不書其爵秩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比之臣

人臣而明此不為交私之計黨錮之禍息矣

夏公如齊觀社

社者古人祀地之名古制惟為社事單出里惟為社田國人畢作東遷而後王制漸變祀事不存古意浸為美觀襄公二十四年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其廢祀典而夸愚俗兆于今矣故左氏外傳載曹劌之言曰齊棄太公之法觀民于社君為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程子曰昏議尚疑故以觀社再往請議後一年方逆益齊難之觀此亦足以見齊桓欲覩魯以圖霸而覩之不以其道也

公至自齊

荊人來聘

楚自四五年來先加兵于蔡鄭而以聘使至魯已用遠交近攻之術聖人於此書其來聘而不書使必其禮有未備者中庸曰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此三代柔遠人之道也至于此時以魯而受楚之聘非有德以懷來之彼之以禮幣至亦

當審所以待之之術如班彪述漢宣戒邊吏之言以為匈奴大國多變詐待遇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觀春秋止書荆人來聘亦可見所以待遇之品節矣

公及齊侯遇于穀為昏姻而齊難之也不可與為婚姻則當絶之而數與之約然後與之書此所以著莊公之不子而齊桓待人之不以義也

蕭叔朝公蕭今徐州蕭縣諸侯相見曰朝書朝公以見非其地蕭之來魯之受皆非禮也

秋丹桓宮楹穀梁傳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丹楹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扈鄭地至此又盟以結其信而後許之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桷椽也穀梁傳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

石馬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刻鏤也於礱斲之外又加刻鏤之工也又曰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刻桓宮桷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諸侯無越竟逆女之禮於紀履緰逆女之書辨之詳矣然則莊公無父之仇猶不可以親至齊廷也況躬君弒于齊而舍宗廟之守往受其女於廟乎昔晉王裒讀蓼莪之詩而哀痛終其身莊公思妃偶之合兩年之間三至齊廷而念不及於其父春秋所以詳書而誅其心也與

秋公至自齊 公羊穀梁與孫氏言之詳矣杜預究公羊之指歸以為為孟任故足以見莊公不夫哀姜妒忌之情矣經以傳為案此類是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謹詳此書夫人之至特異於桓公及文公以後夫人至之例而以入書之穀梁氏曰入者內弗受也娶仇人子女以薦舍於前其

義不可受也　愚案妻者齊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書夫人姜氏入而莊公無人子之心於奉祀祭享之際終其身為可見矣始之不正終必致亂故夫人不終嗣子不立魯國幾亡皆哀姜入之所致書八月丁丑見後公而至之日多也在易歸妹征凶無攸利莊公之娶哀姜當之矣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夫人至大夫見于宗廟婦見于內禮也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今大夫宗婦並覿同贄特書以譏其失男女之別　胡氏曰公曰見私曰覿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以臨諸臣故以私言之也

大水　夫人姜氏入而大水應之天人感應之速如此春秋所以書也

冬戎侵曹　將以納赤也曹文之昭也戎挾不正以納之齊桓不能治所以累齊也

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羈繫於曹與齊小白鄭忽同明其正也杜氏陸氏以羈為曹之世子即位踰年而不稱爵不能君也赤不繫國

不書公子益庶孽也書歸言易戎力足以主之國人聽命是以不難也赤以庶逐嫡戎以外間内而天子方伯不能正又著羈之不能自立乎其位比事屬辭簡明之旨可以觀矣

郭公蓋經闕誤也劉氏傳或曰是郭亡也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考其時與事理或然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女氏叔字不名天子之命大夫也陳始來結好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惠公也在位三十一年魯不會故不書葬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日食陰盛陽微之徵事關天下固不止為一魯而諸侯亦有臣民則因天變以自省如洪範五事敬謹於視聽言動思之間一失其正則咎必應之古人應天以實

而不以文故高宗肜日洪範之言乃古人之所先務至如脩征與周禮鼓人大僕所載乃禮文之末耳一時遭變禮文固不可廢然正其本而後末可理也今莊公於充陽之本蓋藐然矣鼓何益乎又用牲而欲以物求免書此以見其本末之皆失也

伯姬歸于杞　伯姬莊公女不書逆不使卿志失禮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傳曰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愚案此年大水陰盛陽微之變極矣莊公若思先王正厥事之意謹內外之防嚴夫婦之別使陰沴無寖長之漸則後日之禍猶可及止也鼓以充陽之事與後世減膳避寢之禮皆既具文而未必有正厥事之誠意實政也既文而無實尚非修德應天之道況徒以牲牷飲食求免乎書日食大水用牲等事以見莊公非惟不恐懼修省以正其本而禮文之末亦錯矣此魯之所以亂也

冬公子友如陳　友莊公之母弟報女叔之聘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公羊無春字 今年伐戎爲追于濟西之恥報怨也以莊公治家與國之多缺而勞師于戎雖能復怨何益于魯之內治乎書此以見忽蕭牆而修怨爲不知務也

夏公至自伐戎 勞師事外踰時而反危之也

曹殺其大夫 曹伯赤殺之也稱大夫則不失其官豈於羈赤出入之際或不附戎而殺之若鄭厲之殺原繁傅瑕與君之卿佐是謂股肱加之鈇鉞是自虧其股肱也四凶之罪大矣而舜所殛死惟鯀而已其三入者曰竄流放尚從末減也諸侯雖得專一國之權而卿大夫非大罪極惡不得擅加以刀鋸必以聞于天子此王制之所甚謹雖霸者之申禁猶不敢廢蓋視為一體則恩意之篤自足以感其忠敬之心於無窮而視猶土芥無罪而殺之則冦讎之視有所必至此春秋於殺大夫所以詳書以謹之而上下相殺之變至于定哀而極也 胡氏曰稱國以殺者君與大臣擅殺之也義繫

於殺則止書其官義繫於人則書其名氏也

秋會宋人齊人伐徐公穀作公會左氏古本無公字陸氏纂例同案宋齊皆卑者則內亦當然左氏為正　徐嬴姓國近齊魯今泗州臨淮縣是也徐葢是時已服楚故齊率諸侯伐之宋序齊上葢齊桓使之主兵然失霸體矣故劉氏非之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薛氏曰洮溝在濟州今濟南府是也　傳曰非事也諸侯非民事不舉會伯姬非禮也陸氏曰參譏之公及杞侯伯姬皆失正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再舉同盟之禮以申霸令而一諸侯之心也魯宋陳鄭皆至而衛獨不來故明年伐衛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原仲陳大夫原

氏仲字也禮臣既沒不名故稱字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無以異於葬諸侯之使則友之行莊公使之非私行也故劉氏曰何以書譏何譏爾君不行使乎大夫君行使乎大夫內失正也大夫不交諸侯大夫而交乎諸侯原氏失正也內失正原氏失正季子可以已矣則是從命也參譏之

冬杞伯姬來歸寧也春會于洮今又歸寧志其來往之數非歲一歸寧之義所以厚男女之別也

莒慶來逆叔姬慶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卿自為逆則稱字嫁女於大夫不當書特書莒慶之逆者諸侯嫁女于大夫尊卑不敵當使大夫主以與之今公自主之非禮而任情春秋之所謹故特書以譏之

杞伯來朝杞為三恪桓公之篇以侯書今稱伯者國小力微故降爵以自儕于小國杞之自侯而伯自伯而子益浸以微弱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城濮衛地齊欲討衛而會魯于此定其交而後加兵於人所以見其謀之審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前年同盟衛人不至衛為與國又嘗受盟于幽伐而不服罪乃以齊來伐之日即因其至而急擊之然終不能敵齊人節制之師而敗春秋著衛之不服罪以取敗故舉戰之日加于伐之上公羊所謂至之日是也以衛為主深罪之也齊稱人將卑師少也不地於衛之都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公羊宋人下有邾人　傳楚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　愚案是時楚文王卒成王幼子元因夫人之言而伐鄭師出無名故鄭人示以閒暇而不敢入聞諸侯之救而遂遁時桓公攘楚之計未定楚政雖亂然自若教蚡冒至于武文兵制尚在是後二年之間

楚殺子元授政於令尹子文復修國政故召陵之師雖舉而楚之君臣亦非比時之比所以僅能使之受盟而己終不足以大服之也

冬築郿

郿公羊穀梁作微　郿魯下邑築者創始造邑也冬雖用民力之時而下書大無麥禾則築郿之不時可知矣

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

辰穀梁作臣　不言水旱而言大無麥禾者天時人事至此兩不足也洪範曰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廡則大無麥禾己見德之不修而不能召和矣然古人初不敢必於天恐其或爽所應每預為儲蓄以待之故常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節以制度使有九年之蓄恃吾之有政而不恃天也今一年不熟而上下相顧無以粒民重臣至自請往告糴于隣國若不遇齊桓則魯之民必至坐視轉死於溝壑矣故不言如齊告糴甚急不可緩之辭譏君臣政事不修遇變苟且非所以為國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延廄馬閑也言新有故而修之也穀梁傳有故則何為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　愚案孔子以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為道千乘之國之法春秋比事而書足以見莊公無君國子民之心於斯三者皆失之矣

夏鄭人侵許許與鄭世讐也然自盟幽之後不與於齊桓之會鄭人侵之或齊之命與自後許始從中國

秋有蜚公羊傳記異也何氏云惡臭之蟲南粵所生非中國所有書有言本無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十二年歸于鄭至此乃卒杜氏注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錄之

城諸及防諸防皆魯邑諸今密州諸城縣縣又有故防城言及者別二邑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左氏無師字任公輔曰人微師少不見於經知當從公穀書師成魯地地譜今泰山鉅平縣東南案趙氏曰魯盖欲會齊圍郕至成待命聞郕已降不復行耳以前會城濮明年來獻捷考之理必然也

秋七月齊人降鄣 公羊曰鄣紀之遺邑也杜氏注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鄣城即今東平府須城縣趙氏曰降服而為附庸也常山劉氏曰齊肆其强力脅而服之也不書鄣降而曰齊人降鄣以齊之强故罪之深以鄣之弱故責之薄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紀叔姬從一而終不以存亡貳其心故詳錄其生死又紀魯之往葬皆以正夫人之理書之所以明婦行以示後世之法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鼓禮也用牲非禮也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杜氏注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為齊濟在魯

為魯濟盜魯地　謀伐山戎以其病燕故簡

禮以議軍旅之事所謂定其交而後求者與　齊人伐山

戎　公羊傳齊人伐山戎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

子司馬子曰盜以操之為已蹙矣　孔子曰遠人不

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今中國之聲教未洽近有荆楚為

中國患尚未正罪而勤兵于遠為燕闢地其治之先後

兵之次第皆失之矣故人齊侯以為舍近事遠勞中

國以事遠畧之戒示强本治内柔服遠人之道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何氏注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

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于民者雖樂不為也四

方而高曰臺　劉氏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厲民也去

國而築臺是樂而已矣　夏四月薛伯卒　薛始稱伯盖降班而告終也　築臺于薛

杜氏注薛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傳非禮也凡諸侯有敵愾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于

遠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常山劉氏曰齊伐山戎得其捷齊侯躬來夸示以威我而聖人書曰來獻者抑之也 愚案獻者下奉上之辭觀筆削之旨則齊桓之恃功而不知禮魯不當納而輕受之其罪皆可見矣

秋築臺于秦 杜氏注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案寰宇記范縣今屬濮州亭尚存 穀梁氏曰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 愚案莊公一歲築三臺政所謂及是時般樂怠敖者則治國治家之當務荒廢多矣此所以踰年身死而蕭牆之禍至奕世而不能定也可不鑒哉

冬不雨 一歲三築臺明年春城小穀故冬書不雨則莊公無閔雨之志可知然獨酉戌亥之月不雨故不得歷時而言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小穀魯地泰山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胡氏曰孫魯人也

而終身學春秋其考此事詳矣　永嘉薛氏曰莊公自六年之後大無麥禾無麥苗螟螽蜚相繼而有大水者三中居之性尚當少警而公之侈心日起因娶而觀社丹楹刻桷告糴之後有築郿之役次年新廄城諸防去年三築臺而不雨今春又城小穀平歲猶曰不可況薦饑而輕用民力乎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梁丘在濟州昌邑縣　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故遇于梁丘書先宋公齊不以霸主自居以梁丘近宋而先之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杜氏注牙慶父同母弟諡僖叔　傳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公疾問後于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　公羊傳曷為不言刺之為季子諱殺也

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為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也季子之遏惡奈何莊公病召季子季子曰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愚案古者公族有死罪則磬于甸師氏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叔牙黨慶父而萌篡弑之心故季子正其罪以君命討而誅之又以親親之義不彰其惡唐陸氏所謂恩義俱立權而得中也或謂季友雖殺叔牙而無補于後日子般閔公之禍是蓋不然自文姜以來胎養亂本至此已成若于此時不誅叔牙則莊公之薨濟以叔牙雖有季子之忠秉禮之俗亦無所措其手矣故叔牙之誅乃魯國存亡之幾慶父成敗之決春秋取其遏惡救亂能先事而誅之所以原其心

而為之誹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書月書日謹之又書其所詳凶變且以別正不正也路寢正寢也　穀梁氏曰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己未　公羊穀梁作乙未　子般莊公子見上注公羊氏曰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　傳初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　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公薨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愚案此子般見弒而書卒者諱之也莊公主魯之社稷而君道不立上不能正其母使出入淫縱配偶不早立是致冢嗣之位不足以自定內失閑家之道而使圉人犖得以戲女公子觀其告子般之言非不

知犖之可誅而又欲以誅殺之權委其子亦終於不能殺而貽身後之患易曰閑有家悔亡傳曰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莊公反此使淫亂肆行雖其身免篡弒之禍而及其二子春秋自夫人孫齊以來三十年間備載莊公内治之失而終之以此所以罪其無風教之本而不免于首惡也

公子慶父如齊

慶父自莊公即位以來已專兵柄而莊公之昏庸耽樂不郵國事致慶父肆行姦宄陰為他日取國之計觀莊公疾時與叔牙問答之辭使非季子應時誅之則般不復得立矣今雖弒子般而尚未能取國非特季子之黨未順亦見魯俗秉禮人心未盡從也故因閔公之立告于霸主以為自託之計齊桓以方伯自任與魯為鄰且親豈不知慶父為弒君之賊容其來使使之復歸以遺魯國之後禍即此已見其無討賊之實意而有取魯之私心春秋書慶父如齊著莊公不君養成其惡使得以出入自如而齊侯失方伯連帥之職也

狄伐邢

杜氏注邢

姬姓周公之胤國在廣平襄國縣今之邢州龍岡縣狄北狄前此雖未見於經然自伐邢而滅衛三年之間塗炭兩國首以伐書著其强也

閔公名啓方莊公之子母叔姜史記云名開諡法在國遭難曰閔

元年春王正月胡氏曰不書即位内無所承上不稟命也　今案閔公以幼為慶父所立初不知子般不終之故此齊桓公之責也桓公若能請于天子誅哀姜慶父於此時而為之置君則父子君臣之倫定而大義明矣乃縱慶父歸其國以致閔公為簒弑者所立故不書即位亦所以累齊桓也

齊人救邢案傳管仲言于桓公以為戎狄不可縱諸夏不可弃燕安不可懷引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請救邢以從之桓公于是興救邢之師故於此書齊人救邢以與之而論語以九合一匡之功歸于管仲蓋救諸夏畏簡

書皆管仲發其端也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國亂子弑嗣君幼弱十一月乃葬所謂危不得葬也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落公穀作洛落姑齊地　請復季友也是時閔公幼弱哀姜慶父為亂國人思得季子以靖難而大臣尚能奉閔公會霸主以請季子卒致季友之歸此秉禮舊俗未泯之驗也季子來歸邦之杌隉有親且賢孰不賴之季友遏惡於初翦子般之亂力不能討而遂去之非其罪也故魯人惡之齊侯從閔公之請使召諸陳季子始歸春秋從諸侯果弟之例特字之而書來歸所以著季子足以為國之輕重而殺魯人喜其來歸之情也冬齊仲孫來傳言齊仲孫湫來省難實所謂覘國也仲孫齊智謀之士故歸告齊侯言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問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

難而親之　臨江劉氏曰桓公不務修霸主之義討有罪扶微國而更使智計之士窺覘虚實致慶父極惡魯居再弑比由桓公仲孫謀不臧之弊也故奪其君臣之常辭以見君使臣不以禮臣事君不以忠法之所禁也孔子沐浴而朝請討陳恒豈嘗告其君以齊人尚强待其自斃哉　愚嘗論之仲孫之罪固如劉氏之言矣然其言魯秉周禮國有本而不可動則於此可以見周公之澤入人深而足以維持其國於政亂俗壞之日所謂秉者與民之秉彛秉文之德同著明于心而不可奪之謂也當是時周公之禮存於人心為亂者獨哀姜公子慶父數人耳而在朝之人有見於周公之典禮而不從弑父與君者尚多有之所以國再有難而誅慶父立僖公尚得以自存於極亂之時仲孫之智善於覘國而不能輔君速行方伯之義此春秋所以雖貶而尚不名以為猶有以異於傾險乘釁者之可誅也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陽國漢志東海郡陽都縣是啖助曰移其國于國中而為附庸蓋桓公之强力施於可取者如此非有興滅繼絕之誠心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禘為天子宗廟之大祭不王不禘諸侯不得用之魯有禘樂其非禮與雖先王所賜而止可用於周公之廟不可施於羣公趙氏程氏言之詳矣況喪禮二十五月而祥又兩月而禫然後以吉祭易喪祭今莊公之薨至此纔二十二月喪未三年主未遷祔嗣君幼弱而以吉禮盛樂用於神主忘哀僭上反易人心何秉禮之有此蓋出于哀姜慶父樂哀謀篡而為之又非他日僭禮之所得比矣施而成章尤當比事以考聖人誅絕之旨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傳公傅奪卜齮田公弗禁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弒而書薨諱之也不地隱之不忍言也例于羣公之書地者而此不書則隱諱變故之實亦可見矣他

國之簒弑明書之可也凡人於其父祖之罪惡尚不忍肆言之聖人書父母國之惡豈可同於他國而不隱乎然諱國惡者臣子之禮也存事實者傳信之法也聖人之經兩存禮法以垂訓萬世故不徒隱諱而已而不書地以變於常又比事屬辭以見其實將使後人因例啓疑考究始末以知莊公不能正身齊家致後嗣再弑國幾滅亡雖欲諱之而其實終不可得而揜究觀書法則知左氏所謂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孰能修之者蓋指此類而言之其說必有所傳而施于稱族舍族之傳則非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傳言哀姜欲立共仲而與聞閔公之弑經書其奔與文姜不同者文姜妻也哀姜母也妻義尤重故哀姜於喪歸貶姓而已

公子慶父出奔莒 傳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 慶父與哀

姜謀弒閔公欲自立而不遂此魯國秉禮之驗也方季友適邾之時使魯國無人安能逐姜氏慶父哉季友既立僖則當正慶父之罪致辟於向人以致而弒其君之討乃以賂求于莒不許其入而已又立孟氏與叔牙同無復輕重之別豈非邦憲之失此所以不書國賊之討而閔不書葬與

冬齊高子來盟

公羊傳高子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魯比三君死曠年無君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爭門是也或曰自爭門至吏門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　常山劉氏曰不稱使者齊侯使高子來視魯而未定盟高子至而後結盟也　愚案此所謂寧魯難而親之者然春秋予高子之能恤魯奉使而知權是以字之

十有二月狄入衛

衛之滅非特懿公好鶴而失人心蓋自惠公即位宣姜淫恣耽樂忘政習實為常公又重之亡形已具故狄人一至而潰然離散國隨以亡非齊桓公救而封

之則康叔之後至此無噍類矣桓公迎其遺民立文公而為之建國家社稷此所以止書入也以衛為春秋初之大國方與齊侯晉命欲為方伯才四十年而淪于亡滅所以治國必先齊家而淫亂之禍不篡則滅可不戒哉

鄭棄其師

昔舜授禹之辭曰后非衆罔與守邦此古先聖人相傳之旨也宗廟社稷主之于君守之以人君與一國之人蓋一體也今以欲遠所惡之人而舉一國之衆付之度外存亡死生舉不以關其心當時如能如狄方有狡焉思啓封疆之心一旦乘隙擣虛則鄭必束手就亡矣春秋書法因物賦形或書人臣以奔或書師旅之潰此皆不以是書而敘罪乃如此可以識輕重之權衡矣以此類推之後世謀國如舉一郡縣之民三軍之旅陷於重圍之中置而不救皆得罪于聖人者　胡氏曰惡高克者文公而特書鄭者蓋國本顛危曾不扶持是大臣之失職也

春秋集注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注卷四至六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錄監生臣陳守觀

春秋集注卷四

宋 張洽 撰

僖公

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庶兄母成風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僖公之即位在爲子來盟之後桓公又為之誅哀姜不可謂不出於方伯矣然桓公不請命於天子正君臣之經以示天下之大義故僖公之立無以異於羣公而桓公止於霸術觀僖公不書即位以考時義當如反經之學有國者不可不明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聶北杜氏註邢地或引水經云聊城縣東北有聶城今案左傳聊攝以東杜氏註聊城東北有攝城恐傳寫之訛未可據也次于

聶北者已兵便利以援邢而懼狄桓公用兵之規每主於持重故不遽決於一戰而持久以待之春秋書次雖所以譏其緩而不書以則予其終有全邢之功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夷儀公羊作陳儀案輿地廣記河北邢州龍岡縣北一百五十里有夷儀嶺即所遷也　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邢遷如歸此乃因邢之欲遷而遷以定之與前邢鄙鄑郚陽宿之逼遷強取者不同故公羊以此為出於其意而彼則非其意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傳邢遷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案邢雖已遷無力自城諸侯若不城之終未能以自定必遺後患桓公因其既遷命三師為之板築使之足以守而居之安合於救患分災之禮於此若止書諸侯之師城邢無以見桓公定邢之美意故再敘三師以見入春秋以來悉力存亡惟有此舉得南仲城朔方仲山甫城東方之遺制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

人以歸 夷齊地 傳哀姜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 今崇書薨于夷者諱國之惡也言齊人以歸則爲魯誅其辠而以喪歸齊可知矣自文姜弑桓公得逃致辟而淫縱益甚使魯國三四十年間濁亂昏迷卒成再弑其君之禍至此齊桓舉方伯之職慶父哀姜皆誅死不赦然後三綱稍明人倫粗正此縱辠誅惡失得之明驗也

楚人伐鄭 荆至是稱楚者蓋荆乃州之名也商頌稱奮伐荆楚則楚亦其國之舊名但自武文以來雖駸駸強盛而未暇正其國之號名故以州稱及熊頵即位令尹子文得政始定改號曰楚以交於中國 崇前此獨來聘稱人其侵敗中國皆以州舉自此始稱號稱人則浸強而有陵駕中國之意矣然終齊桓世雖伐滅小國止稱人者以桓之力猶足以制之也及桓沒而宋襄霸然後始列於會盟偃然主諸侯而春秋有以爵書者矣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

邾人于檉檉公羊作打　杜氏註檉陳國陳縣西北有檉城今宛丘縣也　傳謀救鄭也　今案楚人伐鄭桓公不遽救而會諸侯謀之蓋楚方強而公謀制楚十全之策也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偃公羊作纓　偃邾地　方是時楚人陵駕上國公與邾同會于檉以謀之曾未兩月僖公遽以詐敗邾師不務睦鄰事霸以僥一時之利足以見僖公無修政刑安中國之志矣其所以免於齊人之討者必以公親至檉而邾以人會也然齊桓新抑存魯國而不稟命擅興師之舉不加之討是為佚罰亦足以見霸政之不足以一人心它日與曹同伐厲遠後在外而宋人乘虛伐曹有自來矣書敗邾於會檉之後非特著魯僖無保邦之道亦見桓公霸威之不立也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酈公羊作犂穀梁作麗　酈魯地　莒人來求歸慶父之賂而以兵至公子友出其不意而敗

諸鄙獲莒子之弟挐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胡氏曰不能諭以辭命使自知其不直以抑止之又用詐謀擒其主將故以友為主而書敗獲責之備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穀梁傳齊人殺哀姜以歸其國僖公請而葬之今乃自齊至魯也　臨江劉氏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夫人與於亂齊桓正其辠而討之死不以其正不可以入宗廟然則曷為不於死焉貶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則上之行乎下也義已矣齊以公義討之而魯以私意請之君子以為非義是以貶乎其以喪至也　謹案古者兵死尚不入于兆況得辠於先君見誅於方伯而可以配祖廟秩烝嘗乎故春秋於其喪至而貶之以辠魯僖之不知義也劉氏之說獨為得之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楚丘衛地今開德府衛南縣是也案衛滅之後齊桓公立戴公以廬于漕漕今在滑州之白馬其年戴公卒文公立桓公城楚丘而封之今此書城楚丘蓋分板築之役于諸侯而魯往城之也桓公拯救衛人之功至使衛國忘亡而春秋無一辭以美之者桓公雖有存亡繼絶之大德而不免專天子之大權衛雖當封而周室尤不可以不尊故於此畧齊桓之功而止書魯人之往城所以抑霸權而尊王室其義微矣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僖公請之故純用小君禮而書葬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下公羊穀梁作夏案下陽與上陽為對下陽號之塞邑在今陝州平陸縣上陽在陝縣虢所都也當從左氏作下陽虞周太王子仲雍所封其都亦在平陸之地虢文王弟虢叔之後晉成王弟唐叔之後國都在今太原府晉獻公詭諸武公之子也武以曲沃伯篡晉獻公嗣立浸以

兵吞噬近地之小國晉與虞虢為鄰自莊公末因虢人侵晉而謀於士蔿以圖虢為務今始與虞伐之蓋先以重賂璧馬間虞虢之交使虞人不知其謀忘輔車相依之勢反道晉以滅下陽下陽者控制虞虢之要地晉取下陽而虞虢舉矣故春秋於此書滅而後皆不書示有國者設險守國之法書虞首兵蓋以爵先晉且如鄭之道鄭所以見虞之自取滅亡而深著晉人陰險兼并之詐謀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貫公羊作貫澤　江在汝南安陽縣今蔡州新息縣之地黃嬴姓國在汝南弋陽縣今光州定城縣也貫今興仁府濟陰縣有貫城　齊桓謀楚先服此二國皆迫近楚之境者所以遠交而孤楚之勢此桓公服楚之規模也惟宋與盟不煩諸侯也

冬十月不雨

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今案書此以見魯國上下皆以無雨為憂也止書首時自酉至亥三月皆不雨也

楚人侵鄭

楚自莊三十年

楚頵已長殺子元用子文為令尹子文毁家以紓國難兵勢浸强故比年侵伐鄭若非齊桓兩歳之間專以圖楚為事必未能制之於召陵而執宋公盟諸侯之事不在僖公十九年之後矣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愚案春秋傳心之要典三時不雨則饑饉荐臻民命阽危此雲漢所以編於詩而去冬及今年春夏之不雨雖記陽亢時災然書法與於文公亦因以著其君尚憂民之憂也　徐人取舒　舒今廬州舒城縣　齊桓方霸而不能戢諸侯之吞并小國盍方謀楚未暇討之亦降鄣遷陽等事有以教之無以令之也　趙氏曰　六月雨　得雨而喜見凡得國不書滅者不絶其祀也　僖公樂民之樂異於文公之不勤矣所以此書雨而彼不書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

陽穀陽穀今東平府須城縣北隋置陽穀縣去年盟以定其交矣今歲再會申伐楚之約也胡氏曰諸侯之師同次于陘者桓公之正兵也又令江人黄人各守其境案兵不動以為八國之援觀伐楚後令江黄伐陳則知之此桓公克敵制勝兵分奇正之謀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涖公羊作莅傳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公子友如齊涖盟魯侯不至于陽穀而致其上卿以盟之魯宋為一而列國無不從役矣

楚人伐鄭傳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弃德不祥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潰者民心離而逃散也蔡自獻舞以來屈服于楚桓公欲討楚而加兵于附楚之蔡先責其以文王之胄而甘心於僭竊之楚蔡衆既潰則威震而兵强故可以遂伐楚也

遂伐楚次

于陘　胡氏曰遂者繼事之詞而有專意陘楚地杜氏註潁川召陵縣有陘亭今潁昌府郾城縣也　楚自魯桓二年蔡鄭會鄧已懼其為中國患又積五十年富强吞并之力今比年代鄭氣陵中國所幸齊自桓公入國舉管仲以治民訓兵至此方能率諸侯之師正其罪而討之使其君臣震恐遣使如師可謂有功於中國矣然桓公本無湯武之學而管仲復未嘗有聞於君臣之大義故揆之天吏討罪之法則不奉天子之命未敢正其僭王之罪僅致屈完來師請服受盟然其與屈完觀師恃力驕矜形於辭色遂來方城漢水之對屈完之歸卒践此言不能屈服時出干紀滅絃救鄭故曾西得以鄙其功烈之卑書遂代楚以譏其專書次于陘以著其師有節制用能懾懼楚人底定中國免民左袵也

夏許男新臣卒　傳言卒于師陸淳以為非益召陵地屬潁川潁川今之潁昌府長社縣去許密邇故許男疾而歸也　臨江劉氏曰古者君即位為椑歲

一滦之出疆必載椑卒于師曰師于會曰會正也許男新臣卒非正也所以著許男新臣之為人君不知命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召陵在今郾城縣漢之潁川郡召陵縣也屈完楚大夫之名氏也書名氏嘉其服義而進之也來而不書使者春秋待蠻荆謹嚴之法雖録屈完名氏以進之若書楚子使屈完則一同於中國君臣之辭矣故書楚屈完來盟以嘉其服義不書楚子使以嚴內外之分而伸齊桓方伯之體屈完既至而桓公退師以禮楚與盟以堅其求服之志於是見桓公之待楚進退有禮雖不足以盡王者之義而夫子所謂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賜實二百四十年甚盛之舉不得不序其績也

齊人執陳袁濤塗

袁左氏作轅案釋文左氏亦作袁云本亦作轅 公羊傳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柰何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

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執者曷為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已者師不正故也不修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程子曰齊命也　謹案左氏與公羊所傳袁濤塗之罪大同小異如左氏說則齊師終由陳反但怒袁濤塗之言耳今案若果由陳鄭而歸則何必魯及江黃伐陳又再勤諸侯之師乎以此考之則知公羊大陷沛澤之說為信所以桓公怒陳之深至於興諸侯之師伐而又侵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師出三時見久役之勞也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茲公羊作慈　再侵者陳近於楚伐而未得其成則陳必

不服故侵以列國之師待其服而後已觀孟子謂成湯之征伐至於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若時雨降民大悅則桓公於此懸德多矣況大兵之後復以師出重困諸侯乎兵以憤興則後有當討者應之必怠人亦侮之故楚終不服鄭伯逃盟以至弦不能救而坐視其滅皆怒陳之過致之也故春秋詳書伐侵以著其罪凡孟子之書論湯武之拯民切切於王霸之德力與子路管仲之人品皆述聖人之志明春秋之大旨也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申生獻公之世子公既立為冢嗣後又嬖驪姬而欲立其子奚齊因外嬖梁五東關嬖五之譖使申生居曲沃士蒍曰大子不得立矣不如逃之為吳大伯不亦可乎申生不聽閔之二年公又使申生伐東山皐落氏狐突勸大子行又弗聽及是大子歸胙驪姬毒而獻之公殺大子之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曰子盍行乎

曰被此名以出人誰納我乃縊于新城　陸淳曰申生有愛父之心而陷父於不義使讒人得志國以大亂謗所謂小仁大仁之賊也　今案春秋於此斥晉侯而曰殺世子者蓋獻公嬖麗庶孽聽讒如流輕世適之重忽社稷之計申生既死而公卒之後奚齊亦被殺徒設此心兩俱棄之致晉亂二十餘年兵敗國破此董仲舒所謂為人父而蒙首惡之名者即此書法可以考筆削之權衡而示有國之鑑戒矣

杞伯姬來朝其子　伯姬來杜氏以為寧成風也其子蓋年十餘歲杞伯在而使其子隨母以來也然朝者宗廟朝廷之上諸侯相見之禮公在而使其子行之又使婦人參之著杞伯與僖公之失正也

夏公孫茲如牟　牟見桓公十五年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公羊穀梁作首戴杜氏註陳留襄邑東南有首鄉襄邑今屬拱州然以為

衛地則非也　王世子惠王之長子鄭也初惠王取陳嬀為后生子鄭及叔帶愛叔帶欲立之齊桓公以其廢長立幼將啓亂階遂率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示天下戴之以為天王之貳所以尊國本絶亂階也　穀梁氏曰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已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　程子曰世子王之貳不可與諸侯列世子出諸侯會之故其辭異胡氏因此論世子之班位以葵丘宰周公與王人同列於諸侯之上而不殊以尊之知後世欲次皇太子于三公宰相之下者自天子而言欲屈遠其子示謙德也若夫定上下正分義必用春秋之法使羣臣得伸其敬於王之貳然後貴有常尊而上下辨矣此春秋之書法所以別嫌明微而建諸天地無毫釐之悖者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無中事而舉諸侯者舉諸侯以

明世子不與盟也再稱首止美之大者也此盟葢會王世子之禮已畢約諸侯以同戴世子尊王室殆亦束牲載書而不歃血與世子天下之本本不可搖苟適庶之位一亂則善惡各有所宗故君心稍偏欲廢適立庶是為小人先立宗主而陰長陽消之形見矣方伯者察天下之勢而正救於未亂者故桓公之謀寧周春秋之義舉也穀梁曰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公此舉其義既明其禮復正此所以為一匡天下之功而再書首止以美之也

鄭伯逃歸不盟

惠王徇后之意欲易世子故不悅桓公此舉使周公謂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不朝於齊欲逃歸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不聽逃其師而歸夫桓公之舉天下之公義也惠王之命一人之私心也逃者匹夫之事也鄭伯背公徇私違棄衆善行同匹夫故書逃歸不盟以深罪之

楚人滅弦

弦子奔黃杜氏註弦國在弋陽軑縣東南任公輔曰地譜光州光山縣故弦國黃地已見二年傳

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鬬穀於菟楚之名大夫也輔楚顧以當齊桓雖外受盟于召陵而內懷負固之心至此窺見王懷愛叔帶之意而不悅桓公此舉遂因王間鄭而親帥師滅弦書人罪之也弦子書奔不服於楚而逃去之不名以為尚可望以興復其國故不絕也至於忘宗社事仇讎然後名之名之乃絕之也黃弦同壞而黃受弦子之奔楚之滅黃亦自此始矣然桓公不能救弦以啓救鄭圍許之紛紛蓋楚之滅弦已出於迅雷不及掩耳之計矣公於此時因弦子之奔而率諸侯以討楚復弦豈不足以立中國之威而制楚之橫與故詳書以罪桓公之失此幾會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虞稱公嘗為天子之三公也唉

氏曰春秋時以強暴弱故執諸侯皆稱人亂辭也傳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玩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虞虢之謂也弗聽許晉使八月晉侯圍上陽十二月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　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國者先祖所傳而世守之下陽二國之門戶虞虢所恃不可失也一失其險則是自徹門戶坐待束縛今虞公貪璧馬之近貨忘家國之將絕而以國之所恃資敵故書滅下陽於前而書晉人執虞公於後則晉獻無道絕滅虢叔虞仲之祀與夫虞公之自取亡滅片言具見所以戒後世者可謂深切著明矣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新城傳曰新密杜氏以為滎陽密縣今屬鄭州討去年逃首止之盟也　胡氏曰以霸主

諸侯之力圍新造之邑圍而不舉有遺力者矣葢桓公欲待其自服也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圍許之役葢攻其所必救以解新城之圍也釋鄭而救許所以抑暴而救患此見桓公之急於義也故書遂以予之冬公至自伐鄭師出三時

七年春齊人伐鄭鄭未服故復伐齊力足以制之不煩諸侯也夏小邾子來朝公羊作小邾婁子後同　杜氏註郳犁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邾之別封故曰小邾二邾皆曹姓鄭殺其大夫申侯傳載陳轅濤塗譖申侯之事葢未可信而言申侯申出自楚奔鄭理或有之惟申侯不忘故國所以道鄭伯背霸從楚以啓霸主討鄭而致殺身之禍與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穀梁作寧母寧甯音通甯母魯地杜

氏註高平方與縣有泥母亭音如寗 案陸氏纂例公穀無鄭世子華云左氏有之誤加之也今公穀皆有姑存之 傳言齊侯因管仲之言而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又不受鄭世子為内臣之請以見管仲之於桓公正救多矣 曹伯班卒班公羊作般古通用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洮曹地 公羊傳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 愚案齊桓雖主會而先王人足以訓矣而使之與諸侯之盟非所以示尊尊也 胡氏曰春秋之法内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以私好出聘者不稱使以私情出訃者止録名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

乎方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可以觀春秋尊君之義矣

鄭伯乞盟鄭伯欲與於盟而不可得桓公以首止之逃外之也亦足以見霸權之重而可以使鄭伯之自反矣

夏狄伐晉襄陵許氏曰晉恃強且遠不與齊合是以狄得侮之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禮不王不禘禘者祭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非魯之所得用于大廟大廟周公廟也此當書有事于大廟而曰禘于大廟者以見禘之非禮論語所謂自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而記禮者又以為夫子嘗與子游言之以魯之郊禘為非禮蓋興於杞宋有天子之事守此書禘而不書大事之意也穀梁傳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劉向以為成風而唐啖趙本朝劉氏孫氏胡氏皆從之劉氏胡氏之說詳矣范甯所謂夫人者正嫡之稱謂非尊妾之嘉號以妾體君則上下無别欲尊其母

實畀其父此言明白得春秋之旨者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惠王也不書葬魯不會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御公穀作禦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宰冢宰周公名孔王之三公食采於周扶風雍縣東北周城是葵丘杜氏註宋地陳留外黄縣東有葵丘今開封雍丘縣也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穀梁氏譏其背殯出會以為無哀蓋非有金革至急之事喪僅踰時豈可出乎然比之以嘉禮行而稱爵者雖同非禮亦孟子所謂百步五十步之間耳宰周公天子之為政者不殊會之宰權雖重非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也傳曰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桓公之會盛於此矣　秋

七月乙酉伯姬卒內女也公羊氏曰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言不以殤降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書諸侯宰孔先歸不與盟也其義與首止同盟之載書詳載孟子其一命之詞三綱所繫盖修身正家之要自此以下尊賢敬臣子民柔遠人懷諸侯之意略備故穀梁氏曰陳牲而不歃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其提挈綱領以正率人盖春秋之所未有故於此再書葵丘以美之雖然大學之道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桓公於易樹子以妾為妻之禁終不免躬自犯之則何以令諸侯固無以正天下矣况道不足以治心諸侯方服而驕公羊氏以為震而矜之叛者九國左氏亦記宰孔遇晉侯如會而謂之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遂止晉侯之行盖本源不正而驕吝形其視夫諸侯大會而作誥謂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以謹造邦匪彝慆淫之戒者何翅霄

壞之殊哉聖人道大德宏以齊桓霸功積累甲戌晉侯
至此而成是以姑掩其不足而敘其美也
佹諸卒左氏作甲子不應甲子在戊辰後合從公羊作甲戌佹公穀作詭晉獻公也冬晉里
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殺公羊作弒　傳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
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
辱在大夫其若之何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
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冬里克殺奚齊于
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
卓以葬　穀梁氏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
其殺申生而立之也胡氏論不子之說詳明可以為穀
梁之義疏　愚案奚齊謂之其君之子以晉獻公殺適
立庶而奪之也齊舍未踰年而謂之君以舍之正而與
之也或抑或揚得是
非之公可以觀矣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莊公十三年柯之盟魯已服齊雖莊公因婚姻一再如齊自此魯不朝齊者幾二十年葢桓公霸業未成不責諸侯以朝禮也今僖公始朝齊見於葵丘之後霸體漸肆諸侯不朝天子而朝霸主自是始矣

狄滅溫溫子奔衛溫今孟州溫縣本周畿內國成王時司寇蘇忿生之邑

傳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此見王靈不振畿內諸侯狄得滅之此天王出居鄭之權輿也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卓公羊作卓子

案外傳驪姬將殺申生而難太子之傅里克謀於優施飲里克酒為烏烏集枯之歌以感動里克里克欲中立以免難稱疾不朝驪姬遂得以成其殺申生之謀及獻公卒乃殺奚齊卓子而欲納重耳聖人以里克當申生未死之前不能以死正諫而中立以求免坐視太子之無罪而死以成驪姬讒賊之謀及其終也逆獻公之

遺命而弑二君夫奚齊卓子雖庶孽而有先君之命以立乎其位則固里克之君也君臣之分已定而犯上作亂如此故正名其弑君而荀息不失信於君得以死節書此其定罪所以為輕重之權衡非聖人莫能修之也荀息書及著其節也書大夫不失其官也里克荀息之得失予奪胡氏論之詳矣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北戎山戎也薛氏曰當是時患有大於戎者狄及晉楚是也晉滅虢滅虞狄嘗入衛逼邢前年伐晉近又滅溫召陵之後楚滅弦圍許豈可置而不圖捨強圖弱守衛果如是乎所謂不務德而勤遠略況許方患楚而毆以伐戎非用人之道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再弑其君而其誅不以討賊之辭言之益里克在獻公父子則為賊而惠公幸奚齊卓子之死而得立初未嘗有討里克之心獨以其志在重耳而不在己懼其又將以己為奚齊卓子是以殺之益其事與專殺大夫無以異固不得以討賊之辭書之也

穀梁傳里克所為弑者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公羊作雹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傳晉惠公使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鄭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及里丕之黨案惠公志於得國而無人君之度外則失信於秦內則忌克多殺故丕鄭雖有私謀貳心而春秋以累上之辭書之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陽穀齊地　男女無別則瀆亂生諸侯會霸主而婦人與焉君臣之大義朝廷之大計凡所當講者必有所不及而般樂瀆亂淫浸日長宜桓公自是以往黃亡不救徐救不力女寵盛行霸業遂衰而

魯僖之怠棄國政亦自此始矣可不戒哉秋八月大雩旱也穀梁傳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冬楚人伐黄內外盛衰之勢相為消長而未有不原於心故曰毋怠毋荒四夷來王桓公怠荒之心見於陽穀之會矣楚人已占之於江漢之間而遂興伐黄之師也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不書朔失之夏楚人滅黄書滅著朝廷之强中國不救而黄君死於其位公羊所謂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者也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公羊作處臼十有三年春狄侵衛楚既滅黄而莫之恤狄侵衛之師所以肆行也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

鹹杜氏註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衛地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子帶之難也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陽穀甯母及鹹之會其後公子友皆如齊盖伐楚服鄭城緣陵之事魯皆同之足以見友專魯政也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杜氏註杞邑漢書地理志北海營陵臣瓚曰春秋謂之緣陵今濰州昌樂縣　傳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此蓋避淮夷而遷之於緣陵其事蓋與楚丘同而當是時齊桓拯救諸夏之志怠矣故經書詳不如城邢略不如楚丘亦輕重之權衡也夏六月

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鄫穀梁作繒後同鄫國禹後姒姓漢屬東海郡晉屬琅邪今在沂州承縣東北有鄫故城又有鄫山　季姬不繫國是未適人也而與鄫子遇於防蓋僖

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其失父道而不謹於男女之別甚矣鄫子與季姬遇聽其使而朝魯使來請已夫婦之始而不正如此此書之所以記僖公之不父鄫子之不夫非所謂永終知敝者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鹿漢書元后傳作麓　公羊曰河上之邑穀梁曰林屬於山為麓沙山名也詩所謂高岸為谷者謂是類也此晉邑也不言晉劉氏曰山不可以繫國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守之　狄侵鄭　狄數犯畿內之諸侯而齊桓不能治自入衛伐邢滅溫而至此霸圖弱而王室卑諸國受禍著齊桓之怠也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至此始紀用五年一朝之制同於事天子之禮矣

楚人伐徐　傳曰徐即諸夏故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

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牡丘齊地齊語曰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以衛諸夏之地註云四塞諸夏之關也地譜云與匡近　葵丘之盟諸侯既聽命矣此為楚人代徐而合諸侯即驅之討楚救徐可也又從而盟之諸侯不一故也人心已一而復貳非伯主救災恤患之心怠而人始懈乎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此心之盛衰霸業之所從而盛衰也故特書盟于牡丘而霸主諸侯之心皆疑不足以保徐斷可知矣　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匡衛地今開封府長垣縣西南　何氏曰言次者譏諸侯緩於仁恩既約救徐而生事次止不自往遣大夫往卒不能解也　胡氏曰徐在山東與齊密邇楚都于郢距此遠矣今楚肆其憑陵暴橫而桓公之救特勉強不得已而應之耳書此所以著其德衰誠怠而扶義安夏之志怠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　秋七月

齊師曹師伐厲厲今隨州隨縣在徐楚之間攻楚之必救以解徐也　謹案兵法攻所必救謂之奇兵然繼此楚敗徐于婁林則厲在所不必救明年而後不克救而還正所謂未聞攻之久者况同盟不同心而宋已代同役之曹乎八月螽公羊作螺九月公至自會暴師三時不能救徐大無功解見也上

季姬歸于鄫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震為雷凡霆擊之怒皆震之發也夷伯展氏之祖父夷謚伯字大夫卒則書謚字正蒙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不善之積盎亦如此傳言展氏有隱慝故程子以為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天應之也然天之怒擊每在於惡稔而人誅不加之後故春秋書震者惟此事耳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君子知天之日監而畏其威如此所以事天也

冬宋人伐

曹傳曰討舊怨也莊十四年曹嘗從齊桓伐宋宋至今憾之令諸侯始貳曹方有王事而襄公乘虛伐之尚可繼桓而圖霸乎故永嘉薛氏以為伐厲而宋人內叛此則桓德之衰襄志之私皆可見矣楚人敗徐于婁林婁林杜氏注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今在泗州臨淮縣　書以見楚兵之獨勝而救徐之威不立伐厲之謀無補也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韓後為韓國今同州韓城縣　秦晉之曲直左氏載之詳矣秦三施而晉無報所以秦伐晉而不書又以晉主是戰也韓簡亦言師少於我鬬士倍我蓋秦直故勇晉曲故老晉惠公背惠蔑施以虛氣抗秦所以師敗身執而大辱國也不言晉師敗績君重於師也胡氏論之詳矣秦舍晉君於外已而歸諸晉所以不言以歸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隕公羊作霣傳隕星也

程子曰自空凝結而墜也不
言石隕而言隕石是天應之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鷁穀梁作鶂　是月言非戊申且失其日也鷁水鳥也
宋都今應天府宋來告故書　程子曰退飛倒逆飛也
必有氣驅之　此二事皆記異也星隕為石不祥也鷁
退飛不順也宋襄欲圖霸而無其德故天出怪異以警
懼之卒之五年被執六
年兵敗天之示人顯矣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書季友
蓋公子
友以立僖公之功生而賜之氏俾世其卿也故特
書其氏以著待大臣不以禮法為陰始凝之戒
夏四
月丙申鄫季姬卒
内女出嫁者紀伯姬叔姬宋共姬皆
書其葬獨鄫季姬杞伯姬不書葬杞
伯姬以出不書　胡氏曰僖公鍾愛季姬使自擇配季
姬不能自克以禮恃愛而行雖書其卒因奪其葬所以
謹夫婦正人
倫明王教也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

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淮杜氏曰臨淮郡左右案臨淮郡後漢下邳國今泗州 傳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英氏臯陶後之封楚之與國也 傳齊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以此見桓公之興師末矣夏滅項項國子爵漢屬汝南今陳州項城縣案傳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 程子曰滅人之國罪惡大矣在君則當諱故魯滅國書取令項之滅君在會季孫所為也故不諱於此見聖人文理密察亦所以示人五刑五用必審其人然後當罪也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卞魯地今在襲慶府泗水縣 傳聲姜以公故

會齊侯于卞　今案大臣滅項而止僖公刑已偏頗又遠會婦人于魯地此管仲既亡桓公志荒之政也九月公至自會　傳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　今案諱之者以為國惡也

公會諸侯而大臣滅人之國得罪於伯主其身見執反國不討無政刑矣故謹致之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東萊吕氏曰桓公雖能用管仲攘夷狄伯諸侯有一匡天下之功然仲本無正心誠意格君之學徒急於一時之功利卒致五子之亂其所以有始無終者家法不正也管仲且有三歸之失豈能正其君哉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公羊宋公下有會字　傳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内多内寵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虧少衛

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大子易牙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無虧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 命案長幼有定分桓公管仲不能自制其尊卑正否之辨而輕屬幼少以為亂階公之君臣既失其制命之義矣今桓公未葬長子既立宋襄不能從宜因勢順其少長以撫定之使得以終桓公之喪乃成桓之私意帥四國之諸侯奉少奪長大亂齊國春秋書宋公以為戎首深罪之也 臨江劉氏曰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何以不曰納公子昭于齊不與納也曷為不與納公子昭非正也

夏師救齊 穀梁傳善救齊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傳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

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 泰山孫氏曰春秋伐者為客受伐者為主今以宋主齊不與宋襄伐齊也宋襄伐人之喪擅易人之主其罪大矣 常山程氏傳書敗績責齊臣也

狄救齊 劉氏曰齊新有喪而諸侯加兵不道如此狄乃能行義以兵救之聖人哀中國無王諸侯怙亂滅義故書以病之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杜氏注十一月而葬亂故也八月無丁亥日誤 桓公自入國以來急於功利志於富疆其處已待人皆不以正心正家為務肉未及寒而庶孽爭國宋伐其喪冢子見殺國幾於亡足以見霸者功烈之畀聖門不道之寶矣

冬邢人狄人伐衛 邢黨狄以伐衛然論其曲直則衛之忘恩背霸以伐喪奪長宜得聲罪致討之師故人狄以進之見聖人罪衛之深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高郵孫氏曰齊桓之盛江黃之

遠猶斂衽聽命而滕自幽盟之後未嘗列於衣裳之會今又不能尊事大國以取執辱故書名罪之宋公藉齊桓之後非有德義以服諸侯肆己之强一會虐二君非伯討也故書人以貶之春秋不以不正治人所以人宋而名滕子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宋公公羊作宋人曹南者曹之南也二國稱人蓋亦效桓公北杏之會使大夫聽命也一年之間使邾執鄫子不以德令曹人不服以師圍之圖霸之始無以服人心矣

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傳以為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劉氏以為不然曰鄫子為季姬所使而朝魯春秋尚書使鄫子來朝豈宋公可使之用鄫子而不書乎　今案蓋鄫子會曹南之盟而後期宋公使邾執之邾鄫世仇因附勢而肆虐用之惡也觀後日戕鄫子亦出於邾則邾之虐鄫必自用鄫而天子方伯不誅所以復出為惡與何

休以為魯本許嫁季姬於鄫季姬淫泆使鄫子請已因此二國交忿臨江劉氏亦信其說未知然否

秋宋人圍曹 討不服也夫近者說遠者來齊桓之霸屈意去忿盟魯平宋以致諸侯先近故也今襄公欲圖諸侯近於宋者莫如曹滕滕既執矣曹方與盟已而復叛不從子魚內省德之言而亟事干戈故胡氏以為欲速見小利之過宜其不遂霸也

衛人伐邢 衛不自省其從宋伐喪之罪而以報復為事罪之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公羊會上有公字以諸侯皆稱人考之當從左氏穀梁 傳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故盟于齊 今案地以齊盟于齊之國都齊亦與盟也楚欲得志於中國久矣齊桓討而攘之其後桓志稍衰滅黃敗徐駸駸抗衡然尚有所懼也桓公既沒宋襄欲圖霸而諸侯不服故楚假不忘桓德之說求參與中國之盟會而行其志陳蔡及鄭近楚而素降服者故先受

其謀齊孝公親見其父極力攘楚僖公又號為荆舒是懲者亦聽其甘言忘桓公討伐之志遂納之國都而與盟不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遂因是以行其志於中國明年為鹿上之盟及盂之會因執宋公故春秋諱魯而人諸侯以謹楚人與盟之始也

梁亡

梁嬴姓國伯爵虞伯翳之後梁地今屬同州韓城縣　梁伯內則沈湎酒色心昏而出惡政外則好土功而輕民力亟城而不處民罷而不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民懼而潰秦遂取梁蓋其國之亡本自內作如魚之爛外未見而內先潰矣春秋變法以書諸侯自取滅亡者有二晉人執虞公猶言兵已加於頸而不自知也梁亡言國自亡而不之覺也此胡氏所謂如化工之賦形而異於畫筆之肖像者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杜氏注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

名高門　穀梁氏曰作為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　愚謂凡春秋之書工役皆所以重民力謹興作也南門如不可不作則當與泮宮閟宮同不書矣今南門特書新作正閔子所謂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者故特書以示譏也

夏郜子來朝　郜姬姓國後漢志濟陰成武北有郜城

五月乙巳西宮災　薛氏曰西宮魯之貳室也

鄭人入滑　傳滑人叛鄭而服於衛鄭公子士洩堵冦帥師入滑　案鄭入滑何以書記天王出居鄭之始釁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傳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書狄例以國稱而同之於齊稱人之列者昔宋伐齊喪而狄能救之今衛欲滅邢而狄謀存之從中國以救災恤患其義有可嘉故人以進之人狄則罪衛之意明矣是足以見聖人仁天下之公心也

冬楚人伐隨　傳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伐隨取成而還　愚案楚力方彊隨欲復漢

東諸侯於中國而德不足以勝之此其所以召兵而自屈也左氏罪其不量力未若孟子師文王之論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因邢之盟也孝公不能嗣父之業楚狄皆因之以為中國患此

齊邢之盟所以兩書而邢衛並受其禍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杜氏注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宋主盟故在齊楚上　傳宋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初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今案霸中國者宋之欲也亂中國者楚之欲也欲霸中國而求之於猖狂亂常之楚與之同盟此春秋所以列序而人之以著襄公之自取敗辱也

夏大旱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

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盂公羊作霍穀梁作雩　傳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

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公羊傳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强而無義請以兵車往會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墮之不可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　愚案孔子相定公會齊侯此會中國也猶以文事不可無武備請司馬以行以楚之悍而可信其詐偽之約乎徒出會之是輕以其身涸於虎狼之羣也不免宜矣陳蔡鄭許曹皆中國也蠻　執會主而無一人伸義以正其曲直之分豈非自同於蠻荊之類乎故以諸侯同執為文亦以罪襄公非但不能識楚人譎詐之心且無以知五國之不同心而輕為是會也愎諫求欲以及於禍所謂愚而好自用者宋襄之謂與

冬公伐邾為邾滅須句故楚人使宜申來獻捷來魯獻捷者僖公雖不與於盂之會而魯為中國之大邦楚方求駕中國故假宋捷以威魯也楚子稱人貶其詐以執宋公也上書諸侯執宋

公而此書楚獻捷足以明楚之執矣逞其詐力而誇示於我僖公不能拒絶而受其使命待以賓禮特書來獻而不言宋為內諱也盂之會諸侯以同執示貶宜申之來魯以受捷諱惡或抑或揚婉而成章此之謂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薄任氏曰史記作亳漢山陽薄縣湯所都也案地譜拱州考城漢薄縣即湯都古字通用

宋與楚本無怨隙特以襄公不勝其求諸侯之欲而請於楚楚反以詐執之諸侯若能使宋人征繕而修文告之辭明宋之直正楚之罪則楚人當義愧情屈而歸宋公之不暇矣今僖公脅於獻捷之威而不知明自反而縮之義伸中國之正理反與五國為會求盟於楚以請宋公而後得釋正中楚人之説計春秋不書會楚子而曰會諸侯亦不書宋公歸自楚而曰釋宋公蓋其執其釋皆制於夷而聖人務全中國之體故諱之而書曰公會諸侯于薄釋宋公諱之者蓋以為中國之大恥

而罪魯與諸侯之無能為也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句公羊作朐後同須句今東平府須城縣

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為之言於公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

令案僖公非有崇明祀保小寡之公心而徒徇母之私意故此役之舉無以服邾而致升陘之寇春秋書之亦不異於他日之伐取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傳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令案襄公嘗困於楚矣疾疢雖甚而德慧術智未有以增益其所不能穀梁氏所謂不能反其知以治人過而不改而又甚之者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云敬之敬

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弗聽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　今案書及公戰也不言敗諱恥也存心苟公臨事必懼觀此則知春秋取須句非有存亡繼絶之公心審矣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傳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弗聽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愚謂觀春秋以襄公主是戰則知聖人罪其愎諫求欲

昧大義而徇小節以取敗國殄民自及其身之禍楚子救鄭而不言救又貶稱人惡夷狄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緡穀梁作閔後同漢志山陽郡東緡縣春秋時作緡今濟州金鄉縣是 十八年宋伐齊納孝公也齊侯忘宋襄納已之德而修伐宋之舊怨因宋襄敗于泓而圍其邑穀梁傳所謂不正其以惡報惡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茲公羊作慈 傳傷於泓故也 愚謂僖公已有志於附楚忘盟薄之信故不會宋襄之葬 秋楚人伐陳 傳楚成得臣帥師伐陳以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成得臣子玉也成得臣敢於猾夏而關穀於菟賞以貴仕春秋稱人之意可見矣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成公也 杞夏之後周之三恪桓公之世稱侯及朝莊公稱伯微弱故也今稱子者傳以為杞夷也夷而稱子所謂中國

諸侯而有棄禮則外之者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二十年鄭人入滑滑人聽命後又即衛鄭又伐之王使為之請鄭怨王與衛滑不聽王命而執王使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鄭懿親也狄聾昧頑嚚之姦也今天子不忍小忿棄鄭親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襄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

襄陵許氏曰鄭執王使是無王也王啓狄師是無中國也天下何恃不亂近世如唐晉資夷禮之力以定中國蓋不講於春秋戒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傳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初王子帶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帶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

襄王之所以出也

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復奉帶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氾帶以隗氏居溫　今案鄭非王居而言居于鄭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然王之失德自我致寇故自周無書出者而特書出居于鄭如王者無敵而書王師敗績于茅戎皆言其自取之

以見天難忱斯不易維王不可以不戒也

晉侯夷吾卒

案傳晉惠公以二十三年九月卒其子圉懷公嗣立今年正月秦伯納文公重耳二月入于曲沃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皆不告也杜預以為文公定位而後告惠公喪春秋據諸侯策書赴告而作經徐邈論之詳矣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初衛文公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滅

邢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邢周公之胤也聖人以興滅繼絶為心而甚惡不仁而滅絶宗祀者至於同所自出不知相保而肆強以絶滅之又使其臣為譎詐之事行盜賊傾覆之計天理所不容故名之同於楚子虔之誘殺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伯姬魯女而為蕩氏之婦者也逆婦不書蕩氏使姑來魯逆婦非禮也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公之自主之亦非禮也而譏之　臨江劉氏曰内女雖親體不敵則不書於策所以尊君也今君失其禮以變易與主大夫之昏是卑朝廷而慢宗廟非安上治民之節也

宋殺其大夫

義見曹殺其大夫注

秋

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頓姬姓國杜氏注汝陰南頓縣今屬陳州　頓子迫於陳而不能有其國故楚圍陳然後能納之聖人書此見中國諸侯不能恤小國而定其位反使蠻荆行其義閔中國之

無霸也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洮魯地衛成公稱子喪未踰年也莒慶不氏未命也　傳衛人平莒于我盟于洮修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速公羊作遬　向見莒人入向注十二月己盟令又屢盟所以致齊之討也　齊人侵我西鄙　傳討是二盟也　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酅公榖作巂　杜氏注濟北榖城縣西有地名酅下後漢屬東郡令屬東平府東阿縣榖梁傳弗及内辭也可以及而不敢及　臨江劉氏曰所謂弗及者非弗能及也弗敢及也寇至不能禦追又不敢及非為民父母之道舉百姓而棄之也　夏齊人伐我北

鄗傳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言室如懸罄野無青草魯人恐乎對以恃周公大公之盟誓齊侯乃還春秋以其爭盟而侵伐亟舉故人之

衛人伐齊二盟乃衛人平莒于我故為魯伐之

公子遂如楚乞師傳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　愚嘗論之僖公初年頗有意於治國務農閔雨國以殷富詩春秋可見也中年以來漸肆荒怠初附齊桓浸失政於大臣滅項取邾齊桓既沒不及閒暇修明政刑民事既荒國備不立齊人再伐己不能支而遠乞師於夷狄以刷其恥孔子罪臧文仲竊位蓋為人臣謀國而從公子遂遠借兵於強夷此春秋特書如楚乞師深罪為國之無謀也使其立展禽以為政所以輔僖公者必有道矣何至乞楚師以伐齊哉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今之歸州秭歸及興平縣皆有夔子城公羊作隗非是　傳夔子不祀

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楚成得臣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臨江劉氏曰楚祖鬻熊夔祖熊摯諸侯之祀不過其祖是夔於祀典不得祀祝融與鬻熊也而楚反以是責而滅之貪而不義楚罪大矣故夔子不名所以黜楚而伸夔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　傳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書以義見桓十四年楚師而魯君以之楚以其衆付魯使自用之以伐齊也代霸主之後用夷狄之兵僖公之　公至自伐齊　親變荆伐鄰國免可謂幸矣　特書至危之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杞書子見二十三年注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傳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

已公子遂帥師入杞傳入杞責無禮也　愚謂人方來朝而帥師入之以怨報德此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者也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傳楚子及諸侯圍宋　穀梁傳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所以著陳蔡鄭許之罪也　趙氏曰四國申蠻荆之威屈中國之義書曰楚人則陳蔡鄭許從之之罪昭然可見矣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詩頌僖公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而春秋書公會諸侯盟于薄于宋皆楚子為會主也膺狄懲荆從齊桓也會楚虐齊宋僖公親之也然猶曰會諸侯不曰會楚使公從蠻荆之罪必待考而後見聖人之忠厚春秋之微婉顯可見矣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傳宋公使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

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取五鹿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 今案報施救患取威定霸者文公君臣之規模也故先侵曹伐衛若以大義興師則當先乞師伐齊從楚圍宋之罪而魯與陳蔡所宜首加討伐曹衛之新附豈侵伐所當先哉况昵齊與盟而不許衛請足以見其志止在恩怨之分明而諸侯之有罪無罪初未嘗問也此其志之私且狹又在齊桓之下矣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傳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子叢買字 今案懼於晉而殺公子買者其實也謂不卒戍而刺之者以解於楚也盖戍衛者楚命也魯衛本兄弟之國若推至公之心俾買往戍之則買之不卒戍可誅然其名如此而其情則不然書之之詳所以見其辭之不直而情之甚私買之死實非其

罪不止於專殺大夫而已也楚人救衛衛服罪請盟文公不許懷報怨之意不聽衛侯之改過自新失霸主寬洪之德故春秋與楚人以恤患之名罪晉文之忌克也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傳晉侯圍曹聽輿人之謀稱舍於墓曹人兇懼因其兇也而攻之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杜氏注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所謂譎而不正　愚案自晉侯侵曹至此皆春秋著文公致楚與戰之由也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

濮楚師敗績　齊桓之伐楚致屈完于召陵楚未大創也故次年即滅弦救鄭終桓公之霸楚為患而不能制文公欲霸天下以為楚不大創不足以定霸故欲戰而勝楚以取威而後霸業定當是時楚為齊宋二國之患救之宜也然文公出亡之時見禮於齊宋二國而過衛與曹皆不禮而見辱故其救患之心止在於報施曹衛二國負不禮之罪而與楚非如魯與陳蔡有附楚圍伐中國之罪也文公欲虐曹衛以報怨且致楚與戰以取威乃不許衛盟使衛出其君執曹伯以快宋人之心因激楚人之怒而使之不得不戰以取一勝之功其救患取威皆譎而不正之事雖楚自是大創而行不義殺不辜亦已多矣故賤楚而稱人以深惡之書晉侯主是戰誅文公之心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　楚子使得臣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之所置不可廢也得臣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

願以間執讒慝之口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及連穀而死令稱國以殺者楚子自得臣代陳立為令尹授以兵柄令其圍陳圍宋所以道之無非猾夏狃勝之事故雖知晉之不可敵而不能使之退師況得臣之剛而無禮方且恨其君不殺晉公子以致此而輕視文公志在狃勝豈一日之言所能號令之哉師敗而不能自反其平日求勝無厭之罪方且責其無以見申息之老故春秋謂得臣乃楚子之大夫平日縱使其猾夏求勝及其一敗而輒殺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衛侯出奔楚

衛文公不禮晉文公敵怨不當在其後嗣而文公報怨之意未嘗一日忘于心故衛人雖未嘗從楚圍伐宋齊而首伐之請盟弗許致其國人出君以說于晉皆盟主徇私之所致也故曰衛之禍文公為之而衛侯不名責晉文也　胡氏曰高帝封雍齒而功臣皆喜光武燒棄文書而反側悉安使文公釋怨許衛請盟則諸侯歸心矣忿不思難惟怨

是圖必使衛侯竄身無所奔于荆蠻兄弟相殘君臣交訟夫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鑿者乃能處大事文公欲主夏盟而舉動煩擾若不勝任者惟鑿智自私而心不廣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

王者之威不足以制諸侯而諸侯之力乃足以攘却夷狄懷服天下聖人於易坤五爻繫之辭曰黄裳元吉謂必得中居下則大善之吉也文公於勝楚之後即帥諸侯朝天子然後受侯伯錫命之策對揚大輅戎輅彤弓虎賁之賜乃合於在師中吉而當三錫之命以懷服萬邦即所謂黄裳元吉得坤德之正矣文公負震主之威不帥諸侯朝王而致天子屈尊下勞失正位居體之道非所以正天下大分諸侯之受盟陳侯之新附皆為文公而來若書天王下臨而列踐土之盟則尊卑倒植綱常易矣故即其可書者記之而天王下勞没而不書以示天

下之大訓書公會晉侯某人某人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正胡氏所謂去其實以全名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者也故曰非聖人孰能修之

公朝于王所 言王所則非京師也言所而不言京師後人不知其諱而謂出居於鄭未復京師皆不考本末而昧於春秋之大旨也豈知婉而成章之法固見於此與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衛成公之書復歸蓋位本其位而國本其國也然而名之何也聽譖慝之言殺無罪之弟也或曰殺之者前驅也則衛侯何罪蓋殺元咺之子角又自疑叔武先期而入此叔武之所以死於前驅也

衛元咺出奔晉 易曰自下訟上患至掇也成公殺叔武雖可謂大弗友元咺以臣而訟君可乎然亦晉文惡衛侯之心有以召之也雖赴愬于晉而得志亦著其當誅之罪也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公子遂如齊** 杞伯姬來而入杞之

怨釋公子遂如齊而取穀之憾解中國貴於霸權之立如此此可以觀邵子所謂功之首者矣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

穀梁無齊侯 傳討不服也 杜氏注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也宋襄公稱子而從本班令陳稱子降在鄭下陳懷公稱子乃在鄭上主會者次之也 穀梁傳諱會天王也

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

河陽古孟津地令懷州河陽縣 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請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以天子之尊而下從臣召其名不正故温之會諱之古有巡狩之禮帝王以來未之有改王狩而諸侯朝則名正而言順故書之如察其實則踐土之盟初無以異於河陽之狩而晉文不能盡尊尊之義猶前志也後世如郭子儀李晟立不世之勲而自處未嘗敢有一日之過

君子與之此邵子所以指文公為罪之魁者也 公羊傳曰不與再致天子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此元咺訟衛侯于晉而文公右元咺故執衛侯之詞不見直而見執也天子在是故遂以歸于京師也或者乃以襄王至是乃復于京師則非有所諱何為而不書況書執衛侯歸京師而天王之復乃不書此必不然之理也 程子曰歸于者順易之辭歸之于者強歸之之辭也君臣無獄而文公惡衛侯使與元咺辯曲直衛侯不勝遂刑其大夫執其君其聽頗矣雖歸于王而實強致之故曰歸之于京師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叔武雖死而非成公實殺之元咺豈得以此訟其君而致之縲紲元咺歸衛異於蔡季華元之歸特書復者著其假霸主之力遂其無君之心也

諸侯遂圍許

會溫之諸侯也許比再會不至故共伐之 襄陵許氏曰許能從齊而不能從晉何邪盖齊桓自北杏後十七年乃

因侵許而服之代楚之後許坐受圍救而後定葢使失其所繫如此之難自桓公之没諸侯從楚衆矣許在鄭之南密邇於楚至於此時離中國久矣許人一服楚之威令是以難變也　今案許固以其近楚而難從中國然晉文一以威力控御諸侯許亦知晉之威不足以芘已而德不足以懷楚是以果於不服雖合中國之力不能回之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

晉侯筮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以得免其歸之道不得其正矣叔孫豹叔孫婼見執於晉或求貨而為之言豹與婼不與而拒之大夫之知義者猶恥以貨利苟免也況諸侯乎曹伯襄之名春秋以枉已者不足以正人失君國之道也

遂會諸侯圍許

曹伯迫於晉之威令一年拘執而得釋亟會於圍許之役晉之强役已甚而曹之弱可閔也雖然此亦豈所以服許哉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介今密州膠西縣地東夷國葛盧介國君之名　傳介葛

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公羊傳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公至自圍許其致以圍許久役而不能服也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公羊穀梁作公會翟公羊作狄杜氏註翟泉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傳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程子曰晉連年會盟皆在王畿之側而此盟復迫王城又與王人盟强迫甚矣故諱公諸侯貶稱人惡之大也杜氏曰當是時諸侯無事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諸侯大夫上敵王人公侯虧禮傷教故於此諱公而人諸侯也王子虎不名同貶也秋大雨雹胡氏曰雹者戾氣之所感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僖公在位日久政在大夫之所招也冬介葛盧來傳以未見公故復來朝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狄間晉有鄭虞而侵齊文公終始以徇私報怨累其政致外患內侵而不能攘却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元咺有訟君之罪其君執於京師而偃然歸國假霸主之權以易置其君罪固大矣然書公子瑕不與衛剽同蓋瑕不居其位也成公既殺叔武矣立瑕者元咺之罪誅之可也不自反其殺叔武非罪之過又遷怒於瑕親親相讎非君國子民之道故同以累上之辭言之也　衛侯鄭歸于衛衛侯得罪於霸主納賂而歸又殺公子瑕長惡不悛故書名而不曰復以深罪之　晉人秦人圍鄭案左氏晉侯秦伯也而俱稱人晉侯修怨殘民秦伯同惡相濟交賍之也　介人侵蕭再來魯而次年遂侵蕭求援而後舉兵也與荊人秦術之聘同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天子三公兼冢宰而使來聘魯用見周室陵夷

大臣失職也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胡氏曰此遂以二事出也周以上公來聘魯侯不朝又使公子遂以二事出夷王室於列國大不恭之罪不待貶而惡見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公羊傳取之曹也其言取之何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于諸侯也　趙氏曰凡力得之曰取不當取也惡其專有雖取本邑亦無異辭　愚案復魯之舊地亦與非其有而取之者同辭葢無王命以正疆理皆取之不以其道也況晉之奪諸曹以與魯本以其私憾而非有至公之義乎

公子遂如晉　傳取濟西田分曹地也臧文仲往宿于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襄仲如晉拜曹田也詳此則晉魯之私槩可見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　魯之得郊與其郊非禮失文武周公之意

見於桓五年大雩之釋詳矣非魯之得為故不日大事于上帝而曰郊也　公羊傳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不在其封内者則不祭也　愚案公羊所傳蓋先王祭禮之正法周公豈自踰其制禮之意而容後世子孫輕辭大典乎故曰周公其衰也由是觀之郊者乃魯歲舉之常祀至此乃因四卜不從與三望而書之也卜郊之禮當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不吉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又不吉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又不吉則不郊今復以三月下辛卜用四月故曰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　穀梁傳曰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　胡氏曰中庸曰郊社之事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乎庶人之不得祭五祀大夫之不得祭社稷諸侯之不得祭天地非欲固

為等差蓋不易之定理也知其理之不可易則安於分守無欲僭之心矣為天下國家乎何有

猶三望

望者望祭也公羊曰泰山河海鄭康成以河不在魯竟故以海岱及淮為徐州之竟而魯之所祀杜氏以為分野之星國中山川孔氏䟽曰魯於十二次降婁之分野其祭奎婁之神也　臨江劉氏曰星辰民所瞻仰也山川民所取財用也　愚謹案公羊之說必有所傳鄭氏恐臆說葢天子四望故王雖令魯郊而止行祈穀之郊令魯得望祭而特比天子闕其一故三望與郊書之無異而書曰猶書猶亦言不當望而猶望祭也如使魯望祭不出竟則何為書三望而又加之曰猶若壬午猶繹之書乎故每於免牲不郊之下特書猶以譏之也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易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無攸利柔乘剛也杞伯姬以求婦而踰竟是杞伯之不能正

家也僖公容其來求是使柔乘剛而國事制於婦人也特書以為婦人與政之戒春秋閑有家之道嚴矣成公世杞叔姬之不終其歸杞不見經或者權輿於此與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狄閔二年入衛齊桓公澂而封之自此狄不敢加兵於衛桓公之力也齊桓即世衛文忘齊之大德從宋襄伐齊殺冢嗣而立不正於是狄人始假義以伐衛衛人忘恩而啓狄之冦蓋始於此自晉文興不復侵伐相攻矣今復圍衛而衛迫狄遷都此胡氏所以罪晉文不能弭患致為中國之患然非文公惡衛之深屢行報怨之事則狄亦不敢肆行如此也帝丘杜氏曰東都濮陽縣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濮陽今屬開德府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公羊傳捷作接鄭文公也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傳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

狄盟　杜氏曰不地就廬帳盟也　謹案外監而即其廬帳以與盟於是始有如唐德宗召平涼之辱者矣所以特書而示戒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秦穆公謀鄭而使三大夫千里襲之事不成而中道滅滑公羊左氏載其事詳矣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不書罪之也滑國見莊十六年幽之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左氏穀梁作秦師劉氏胡氏從公羊違老成之言貪利越國以襲人而喪師亂亡之道公羊無師蓋得聖人之意必有所傳穀梁傳以敗秦師為狄之蓋援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之例恐非春秋意其曰秦之為狄自殽始意亦必有所傳而失之也　劉氏傳其謂之秦何秦之所以為秦者與人之臣而謀其君利人之

喪而襲其國弱人之孤而死其親背大臣而與小臣圖事貪得利而棄其師也　程子曰晉不稱君居喪未葬不可從戎也忘親背惠其惡大矣故稱晉人及姜戎以罪之

癸巳葬晉文公傳晉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敗秦師于殽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此殽梁氏所謂譏其釋殯而主乎戰也

狄侵齊

公伐邾取訾婁公羊作叢穀梁作訾樓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僖公懷升陘之敗以晉文方霸而未敢興報怨之師今晉方有喪秦狄內訌故君臣間有事而交伐邾以取利據事直書其罪見矣

晉人敗狄于箕傳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杜氏註太原陽邑縣有箕城　任公輔曰白狄狄別種也西屬雍州近於秦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傳以為國歸父來聘臧文仲以其有禮而請公朝以比事屬辭觀之間晉而虐邾所以因齊聘

而朝之以自託也

乙巳公薨于小寢不終於路寢言即安之非正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襄陵許氏曰僖公寬仁過厚其失也豫而文公以暗弱繼之三桓之盛自僖公始卒以專魯咎證著矣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許自文公所不能致襄公今年敗秦敗狄又伐先世所不致之許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今襄公承業之志自以為勤然不知忘喪毒民失道之甚也

春秋集注卷四

春秋集注卷五

宋　張洽　撰

文公名興僖公之子夫人聲姜所生謚法慈惠愛民曰文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公羊有朔字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傳內史叔服公羊傳會葬禮也　夏四月丁巳葬

我君僖公五月而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傳毛伯衛也穀梁傳禮有受

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　劉氏曰錫命者何命為諸侯也諸侯在喪稱子踰年即位喪畢以士服見於王王

乃於廟命之喪未畢而命之非禮也既畢喪而不受命於天子亦非禮也晉侯伐衛不朝霸主而伐同盟此其所以受兵也叔孫得臣如京師杜氏註得臣叔牙之孫傳拜錫命也高郵孫氏曰文公即位未嘗如周而天子使大夫來錫命公受命矣又不自朝而使得臣往其不臣可知矣衛人伐晉霸主聲辠致討不自反其不仁無禮之辠乃稱兵以伐之故書人辠孔達也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晉侯伐衛圍戚取之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戚衛地在頓丘衛縣西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公羊穀梁作髡不言其父而言其君者稱世子以見有父之親稱其君以見有君之尊而商臣於二者之義絕也推原其故由楚子頵在位四十六年更齊桓晉文之時僭王猾夏力爭諸侯齊桓既歿益肆憑陵詐行戰勝執宋戍齊毒被中國及城濮之敗

釁勢消沮欲易世子謀及婦人自取篡弑蓋暴虐無道之極感應之理故至於此後世如匈奴頭曼魏拓跋珪唐安祿山史思明朱全忠本朝西夏曩霄皆以僭亂盜賊毒被天下中國不能制而受禍於其子積不善之餘殃千載一律故商臣之惡特書之使為君父者知謹履霜之戒以此坊人猶有在位日久驟欲廢立議論不決以啟庶人幼之禍如宋元嘉之主者

公孫敖如齊始聘通嗣君也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彭衙秦地杜氏註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今屬同州白水縣　傳秦孟明師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及秦師戰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　程子曰越國襲人秦皋也忘親背惠晉惡也秦經人之國以襲人雖憤無可為辭矣故來不稱伐晉不諭秦而與戰故書晉及憤以取敗故書敗績

丁丑作僖公

主 公羊傳爲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不時也今案事亡如事存故作主以象神而祭之禮既葬作主於墓不終日而虞祭不忍一日忘親也僖公元年四月葬今乃作主慢而違禮甚矣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傳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 胡氏曰不書公者抑大夫之伉正君臣之分也適晉不書反國不致爲公諱恥存臣子之禮也 愚案盟于晉之都而君不出恥甚矣故諱之

夏

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隴公羊縠梁作斂 杜氏註滎陽縣東有隴城鄭地 傳公未至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縠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陳侯爲衛請成於晉執孔達以說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縠梁傳歷時而

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　胡氏曰書不雨至於秋七月而不曰至于秋七月不雨者葢後言不雨則是冀望欲雨之詞而非文公之意也夫書不雨至秋七月即八月嘗雨矣而不書八月雨見文公不以民事繫憂樂也其怠於政可知而魯衰自此始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事者因嘗祭而祫僖公于廟大合自周公伯禽以來之主于大廟而祭之故曰大事穀梁所謂著祫嘗公羊所謂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也躋升也僖公乃閔公之臣子宜祔于閔公之下今用宗人夏父弗忌非禮之言升僖公於閔公之上故三傳以為逆祀葢昭穆祖禰至是逆亂故特書以譏之案此乃吉祭而不言者閔二年書巳明此主為逆祀書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傳昔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

之役程子曰秦以憤取敗晉可以已矣而役伐秦報復無已殘民結怨故貶稱人

公子遂如齊納幣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内不圖婚三年之恩疾矣非虚加之也以人心為皆有之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為吉者主乎已以為有人心者則宜於此焉變矣

二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沈姬姓國杜氏註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今案漢志汝南治平輿故沈子國今屬蔡州

傳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

常山劉氏曰兵加而民潰君之不能可知矣

夏五月王子虎卒傳翟泉之盟王人王子虎也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　胡氏曰

王子虎不書爵譏之也天子內臣無外交以同盟而致恩禮是以私情害公義也

秦人伐晉

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　今案秦穆公既歸自殽而作秦誓矣然彭衙及此役猶以報復為事豈非悔過之心不能勝其恥敗之心而至此乎秦伯書人皐之也

秋楚人圍江

江見僖公二年

雨螽于宋

記異

冬公如晉　十有二月己巳

公及晉侯盟

傳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晉及晉侯盟　不書地盟于晉都也

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公羊穀梁並無以字　公羊傳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為諼也其為諼奈何伐楚為救江也　胡氏曰以者不以者也救江善矣其書以何當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皐晉宜大合諸侯聲皐致討庶幾震恐而江圍可解矣計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彊國豈能濟乎然則救江雖

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　今案楚商臣無父無君乃欲致患於江是禽獸逼人之甚以中國諸侯為已任者豈得安居而以伐楚之任付之大夫而已乎晉襄不能率諸侯乘此時誅之此春秋特書以正其不能奉天討之辠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　自是而後公至多書前乎此者遠不能詳故多略也　夏逆婦姜于齊　程氏曰納幣在喪中與喪昏同也稱婦姜已成婦不稱夫人不可為小君奉宗廟也不書逆者雖卿亦失其職矣　愚謂聖人嚴吉凶之辨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正以有父子之親而三年之喪哀戚之至也國君為風教之首而納幣於喪中此聖人所深痛故變逆女為逆婦姜不復成其夫人之禮以見人倫之本已大失矣何以正是國人而為後嗣之基乎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江之不祀晉襄公之

無遂謀也**晉侯伐秦**傳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愚案晉襄以王官之役不報為恥未若商臣之得志於江為恥之大也報秦而不誅商臣使亂臣賊子得以逞滅小弱逞其凶毒晉襄之為盟主末矣比事書之深晉侯不以江亡為恥而敵秦怨也**衛侯使甯俞來聘**甯武子也**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風氏之稱夫人僖八年詳矣　陸淳曰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之禮故亦書薨著其非禮　程子曰仲子始僭尚未敢同嫡也成風已後嫡妾亂矣　胡氏曰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春秋於成風記其卒葬各以其實不為異辭所以謹禮之變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珠玉曰含含口實也車馬曰賵　胡氏曰不書來請之也　劉氏曰王何以無天言是非天之法也始以妾為嫡也**三月辛亥葬我**

小君成風陸淳曰自葬成風之後乃有二夫人祔廟非禮也王使召伯來會葬穀梁召作毛　召伯天子卿召采地伯爵王不稱天與桓元年歸仲子賵及今年含且賵同譏會寵妾之葬失禮之甚也　胡氏曰含賵而又會葬其事益隆亂人倫廢王法益甚矣再不稱天聖人於此尤謹其戒而不敢略也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今襄陽宜城縣地有故城　傳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鄀秋楚人滅六六國皐陶之後杜氏註今廬江六縣　任公輔曰地譜壽州安豐縣有六國故城今屬安豐軍　傳六人叛楚即東夷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行父季友之子秋季孫

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公羊傳驩作讙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傳晉初蒐于夷命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已而大傅陽處父聘于衛而至遂改蒐于董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乃以盾將中軍而為國政及襄公卒狐射姑怨陽處父易其班使續鞫居殺陽處父　案左氏則若晉國之事一聽於陽處父者及考穀梁氏所謂君漏言則知易中軍之將乃陽處父密言於襄公公不能謹而輕漏之以致狐射姑之殺處父此春秋所以分其殺於君與大夫也狐射姑使續鞫居殺處父事已顯故春秋微之襄公漏言而害成於處父其事幽晦故書晉殺其大夫以明之聖人於易節之初九明不出戶庭之理而於陽處父之事著其用以示君臣所當謹密之法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趙氏

曰天子當以每歲冬班明年正朔於諸侯諸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告廟所謂稟正朔也文公以閏非正不告月朔但以其日至廟拜謁而已故曰猶朝于廟 愚案月者取日月之會辰而定朔閏者所以定四時成歲治歷明時之政必先於此天子以為月而頒之為諸侯而不奉以告是輕正朔而慢時令也朝廟為告朔也文公以為附月之餘日而不以告則亦何以朝為哉故曰猶朝于廟以譏其捨大政而謹小禮也

七年春公伐邾 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 句公羊作朐 須句見僖公二十二年 註郚魯邑 杜氏註卞縣有郚城今屬襲慶府泗水縣 傳公伐邾取須句旋敗于升陘邾復取之是年伐邾取之因城郚邑左氏謂間晉難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王穀梁作壬 父死未踰時居不言之時而欲去羣公子以啟亂階致大夫不得其死故書宋

人殺其大夫以見國之所以亂者由父始死入而亟改其道也昭公之見弑茲可以占矣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公羊傳先蔑下有以師字其說無據今從二傳蔑公羊作昧 令狐晉地今河中府猗氏縣有令狐城

傳晉襄公之卒也大子少欲立長君趙盾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且近於秦秦舊好也乃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至是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趙盾與諸大夫患之且畏逼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令案如左氏說則書法當云晉人敗秦師于令狐今書晉及秦戰又不言敗者秦之納不正與晉逆公子雍既而悔之又不謝秦皆辠也然二國之兵晉曲尤甚故秦伯趙盾皆稱人而特以晉及書且不書秦之敗深辠晉之置君而不定也先蔑書奔使秦而逆公子雍辠之也不書出遂在外也

狄

侵我西鄙間秦晉之爭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扈鄭地杜氏以為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卷縣今之鄭州原武縣也　傳齊侯宋公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　程子曰文公怠政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後至故書往會而隱其不及以不序諸侯與大夫之名者而見之也趙盾會諸侯靈公少故也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涖公穀作莅　傳莒人來請盟而公孫敖往涖之　穀梁傳曰其曰莅前定也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衡雍鄭地後漢河南卷縣有垣雝城古衡雍也與扈相近　晉以扈之盟後至來討公子遂會盟以報之自晉文翟泉之盟付之諸大夫文公

復以國事付之公子遂而不知一國之禮樂征伐皆自公子遂出此敬嬴所以得窺伺間隙私事之以胚胎殺適立庶之禍也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公羊作伊雒戎傳遂會伊雒之戎案僖十一年揚拒泉臯伊雒之戎同伐京師杜氏註雒戎居伊水雒水間者暴鄭地盟晉未幾而遂會雒戎不以遂事言之者所以著內外之有別也公子遂以見討而受盟于晉為恥遂會雒戎以示服狄春秋以戎狄尤不當與為盟誓故兩之以示辨內外之法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傳奔莒從已氏也國君為天子斬衰三年公孫敖受命以赴天王之喪而懷桑中之行廢君命而徒返已而遙奔夫不至而復已為死誅不赦之臯汎奔莒從已氏乎文公不能正典刑聖人詳書其慢王棄君志哀廢命容其復而後奔深以著魯之無政刑也

螽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

城來奔司城司空也宋以武公名司空諱之曰司城程子曰宋王者後得自命官故獨宋卿書官令案昭公不禮襄夫人故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大司馬公子卬司城蕩意諸來奔昭公初立已欲去羣公子而致殺大夫之變今又因不禮於君祖母致大臣弑死弑奔春秋皆以官書所以見六卿君所與圖政者皆因君而死亡故以國殺書之以辠昭公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毛伯天子大夫不稱使天王崩未踰年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之時所以謹君臣之分而明其責之所歸也王喪未葬喪紀所當令於諸侯者有常禮非其道則為政者不當使出使者不當承喪事求金徼索非禮特書以著其辠夫人姜氏如齊歸寧也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晉人殺其大夫先都傳六年夷

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堇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使賊殺先克晉人殺先都梁益耳

愚案稱國者君與大夫以政殺之也然專殺大夫已有辠矣加之以人宣非賊人得以與謀而政不出於一乎故稱晉人則殺之者不特君大夫而已無政之甚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夫人出而書至蓋夫人與君一體寧父母而告于廟禮也前此不書者出不以禮故不書胡氏所謂書之以見小君之重者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書晉人已見上凡殺二大夫或三人不書及者其辠均也書及者因殺是人而并及之也所謂著辠輕而不當殺也

胡氏曰先都士縠箕鄭父挾私怨以作亂固有辠矣然不以討賊之詞書之者靈公初立主幼不君政在趙盾而中軍佐者盾之黨也若獄有所歸此三人者獨無可議從末減乎而

皆殺之是大夫專生殺也書人而不去士穀箕鄭父之官以示司賞刑者必本忠恕無有偏黨之意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傳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因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衛愚案楚自城濮以來不得志於中國其君臣之心實未嘗一日忘也趙盾為政無志於庇諸侯則已今欲攘楚而大庇中夏正當力懲其始以振中國之威乃視為常後而緩不及事諸大夫之師及鄭而楚已因鄭公子而去豈奉天討拯焚溺之舉哉楚子之閒宋殺申無畏也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嗚呼楚人之勇于復仇如此而趙盾自失攘却之幾乃如彼此春夏狄侵齊楚得氣去而狄交侵矣故書以病晉也秋所以悉人之也

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陰盛陽微之異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椒穀梁作萩椒鬭椒鬭穀於菟之從子伐鄭而聘魯亦遠交近攻之意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衣服曰襚杜氏謂秦慕諸夏欲通於魯因有翟泉之盟故追襚僖公并及成風　愚謂當是時秦楚交聘中國秦欲伐晉而歸襚于魯猶楚欲圖北方而使椒來聘也豈古者明王謹德四夷咸賓之比哉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臧文仲自莊公末已與聞國政蓋魯之名大夫也而四十餘年間國政多疵文公尤甚由其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故夫子尤譏其竊位蓋仁者已欲立而立人故不仁之畢蔽賢為首也　夏秦伐晉傳晉人伐秦取少梁秦伯伐晉取北徵秦以號舉狄之也

春秋書兵舉其報復不已而狄之者三秦鄭晉楚殺其也康公不紹其父悔過之謀報復無已故狄之

大夫宜申傳宜申為工尹與子家謀弑穆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　今案春秋於穆王之殺宜申不以討賊之法書之者用賢治不肖而不以亂易亂之義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著文公之志不以雨為念故并三時而言之也

及蘇子盟子女栗不書公以盟天子之大夫諱之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胡氏曰伐而次者其次為善次而伐者其次為貶蓋伐而次則有抑鋒止銳以待其服之意次而伐者無故次止久師藏禍將以致毒於人也下書伐麇楚人之勇于復仇審矣然案左氏陳鄭蔡宋皆與而止書蔡侯者陳鄭宋出於畏而從楚有不得已者獨蔡侯從楚得已不已故免三國而止書蔡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傳厥貉之會麇子逃歸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今案楚侵伐書子始此益彊盛也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左氏本或作叔仲陸德明云仲衍字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今拱州襄陵縣傳會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杜氏註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命于厥貉也秋曹伯來朝傳曰文公即位而來見公子遂如宋傳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傳鄋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緜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杜氏註鄋瞞狄國名防風氏之後漆姓鹹魯地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郕公羊作盛傳郕太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郕伯卒郕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常山劉氏曰大子當立郕人豈得而絕之故書曰郕伯來奔春秋大居正之法也杞伯來朝傳始朝公也杜氏註舍夷禮故稱伯二月庚子子叔姬卒文公女故曰子以別於先君之女也夏楚人圍巢杜氏註巢盧江六合東有居巢城今無為軍巢縣秋滕子來朝傳亦始朝公也秦伯使術來聘案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并備載公子遂辭玉及賓荅之詞公子遂言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而厚賄之此足以見秦人以賄結魯而魯亦厚賄荅之賓主相與以貨利而坐視霸主之受兵此比事以書不待貶絕而惡見者也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河曲杜氏註在河東蒲坂

縣南令河中府河東縣南有河曲不書及蓋言二國曲直之無以相尚而黷兵殘民其辠均也不書敗績秦伯伐晉而趙盾師師禦之欲待秦敝而趙穿沮其謀秦師遂遁無勝敗也秦伯趙盾皆以人書貶也

季孫行父師師城諸及鄆 鄆公羊傳作運後放此諸見莊公二十九年註鄆魯之東鄆令鄆州須城縣也 所謂莒魯爭鄆蓋始于此前此莒未嘗與魯有爭且未嘗有事于鄆令行父首師師城二邑以啟爭端魯自此與莒為仇而爭由鄆始書師師城辠行父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蘧篨卒 蘧篨穀梁作蘧蒢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屋壞 大公羊作世 桒明堂位曰祀周公於太廟此太廟之室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致孝享之敬莫先

於此故穀梁氏曰為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　胡氏曰不雨凡七月而先君之廟壞不恭甚矣書壞而不書其脩宗廟之事不可不嚴且急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公羊會下無公字

狄侵衛

十有一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公還公穀並無公字棐公羊作斐　傳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　杜氏註棐鄭地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公羊傳曰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斐善之也　今案公羊氏之言有舍爵策勳之意故録之

邾人伐我南鄙

叔彭生帥師伐邾傳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余

氏曰居喪而代人與代人之喪其辠一也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昭公卒舍即位

六月

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新城宋地杜氏註在梁國穀熟縣西今南京應天府也　傳同盟于新城從于楚者服且謀邾也　今案從楚者宋陳鄭許宋陳鄭見十一年匡註許則自文公圍之不服襄公又嘗伐之今始與盟會也同盟見莊公十六年晉自襄公之末楚再憑陵趙盾得政稍加和集去歲文公之朝衛鄭求附盾因此并招致久負固之許諸侯偕至然後講同盟之禮修復齊桓之故事春秋以其僅能和集不足以方首止葵丘況霸主不臨政在大夫故止書癸酉同盟于新城而已雞澤之盟亦此例也　胡氏曰考晉楚行事未有以大相遠也

而春秋與奪如此者荆楚僭王若與同好是將代宗周為共主君臣之義滅矣可不謹乎 愚謂當是時商臣有覆載不容之辠不特僭王而已春秋惡諸侯宗而事之懼豺狼之逼人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彗也天之有彗乃除穢布新之祥其言入者斗有環域入其魁中也 傳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是後齊弑君舍十七年宋弑昭公十八年齊又弑懿公宣二年晉弑靈公劉歆云天之三辰綱紀之星宋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綱紀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 胡氏曰此三君皆違道失德而死于亂符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捷菑公羊作接 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貜且次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貜且趙盾新城之盟謀立捷菑也盾遂以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盾曰辭順而不從不祥乃

還穀梁氏曰其曰人微之也長轂五百乘緜地千里叟入人之國欲變其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曰弗克納弗克其義也　陸淳曰書捷菑與小白去疾同廢置諸侯王者之事人臣專之辠莫大焉夫子善其聞義能徙故為之諱也凡事不合理而心可嘉者皆以諱為善　胡氏傳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趙盾之謂矣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傳敖八年如京師而奔莒者其奔莒而從己氏魯立其子文伯穀教生二子於莒而求復穀以為請公子遂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文伯卒立惠叔敖請重賂以求復難以為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　愚案人之所當謹者始終之際也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況大夫乎公孫敖為魯大夫竄身於莒而無所容歸從其子為大夫而不敢出出入無詔於國身死於旅而不獲歸

俯仰愧怍無以立於天地之間故特書卒于齊以著其死而無無所寧其身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穀梁傳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弑君也陸淳曰聞之師曰聖人作春秋以懲姦惡若未踰年君被弑而不曰君則逆亂之臣皆以未踰年而肆其凶惡故原情立義而以弑君書

愚謹案魯慶父之弑子般公子遂之弑子惡皆當從商人弑舍之例惟奚齊以不正而特變書法必如是而後君臣適庶之分定矣

宋子哀來奔

傳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

今案自宋昭公在位始終無一善可稱大臣死禍出奔者比比皆是獨子哀潔身而去不蹈隕身濡尾之悔觀蕩意諸再歸而卒不免則子哀之見幾而作豈非既明且哲仲山甫之流哉故書字以與之

冬

單伯如齊

單伯魯大夫之命於天子者自莊公元年至今已七十餘年未必一人或其子若孫與

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胡氏曰齊君舍魯之甥也商人弒舍固忌魯矣魯使單伯如齊齊人意欲辱魯故執單伯并執子叔姬而誣之以辠不稱行人公羊所謂以己執之者也　常山劉氏曰商人弒君之惡已顯而執叔姬之事聖人不獨辠商人也齊人不討賊俱北面事之又執其君母齊之人均有辠焉故曰齊人執子叔姬　愚謹案執無辠而書人者固春秋之例也然其君無辠則其臣當為之用而辠在上其君當討之賊而臣為之用則辠在下而不在上夫篡弒之賊人人得討之商人既弒君矣齊人不以為不共戴天之讎而相帥以為之用以至執鄰國之命卿與其君之母則商人無責焉所以致弒逆之人能執魯卿與君母者不討賊之故也胡氏論之已詳其說出於劉質夫質夫春秋之學皆受於程子也此義之精非程子孰能發之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魯不能閒暇明政刑以義討齊而反因晉以求於齊行父為大夫不能請討弑君之賊晉為盟主不能奉天討於商人皆辠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華耦之來出於自請故不稱使結好合於事宜能其官也　高郵孫氏曰昭公闇亂國事廢弛大臣外奔耦懼鄰國因闇以謀其國於是請來盟以結好而紓難宋大夫書於經多矣惟三人以官舉又皆在昭公之世豈非節義之士因世亂而後顯與

夏曹伯來朝曹伯十一年來朝今復來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敖以辠出奔死于外魯不許其歸葬齊人使之飾棺寘堂阜其子難猶毀以為請立於朝以俟命然後許其取殯葬視公子慶父許其取葬者以難為大夫且貴戚之卿也趙鞅之誓師曰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此公孫敖之葬禮孝子慈孫所不能改者與

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註見莊二十五年單伯至自齊胡氏曰單伯天子之命大夫故逆王姬會伐宋使于齊皆書其字致而不名與意如婼異者無所書而不尊王命也　愚謂若如左氏之說以單伯為周大夫則是齊人執王使春秋既不書其自周來魯又止書其至魯而不復言其歸京師是同之於魯之臣子無復周魯大夫之別且無以明齊人之執王使豈春秋辨上下尊王室之義哉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傳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　愚謂君弱不可以怠修德以來蔡上也缺乃以兵伐而入其國徒示威武暴及其都民而蔡終不心服謂之能輔霸主服諸侯可乎言伐言入甚之也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傳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於晉冬十

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傳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 胡氏曰八國之君不序略之也夫外裔然後略之君臣同詞而不分爵號曷為略八國為不詳序弒君之賊夫人之所得討也故陳恒弒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而請討今商人弒君晉與諸侯不奉天討受賂而退何忍復詳序之哉書諸侯盟於扈皆當伏不能討賊之辠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此齊商人既弒舍而絕其母於齊故不以出夫人之例書之而書齊人者亦若執單伯執子叔姬之法深辠其國人之私恵反戴不共天之仇以為君而強出其君之母莫之或正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郛曹國之郭中也 傳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 襄

陵許氏曰魯盡禮於晉而見侵莫恤曹修禮於魯而被伐莫救亂臣賊子肆行不忌皆晉靈趙盾失主盟之職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商人無道有弒君當討之辠文公不能明政刑舉大義以致命卿執辱邉鄙被兵與國衆伐又使大夫自屈以請盟而不見荅可謂困心衡慮而無憤悱改圖之心書此以見魯之衰責文公之無志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視朔即朝廟而告朔也今以疾不行二月至五月之禮也　公羊氏曰曷為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為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

令案春秋微顯志晦之法無往不寓以見諱國惡而不

沒實之意文公以疾不視朔春秋書之不用聪公有疾乃復之例書公有疾四不視朔而特書公四不視朔蓋文公自是因循不講告朔之禮以致餘公不復舉行所以定哀之時聖人有我愛其禮之言羊存而禮廢其必始於此與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鄭丘公羊作犀丘穀梁作師丘公羊疏正正本作留丘故賈氏云公羊曰留丘齊地 傳公使遂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僖公夫人文公之母

毀泉臺 傳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聲姜薨毀泉臺 臨江劉氏曰魯人以為祥而毀之非明民之道 公羊傳先祖為之已毀之不若勿居而已矣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傳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於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

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我若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澨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今案庸乘饑饉率蠻危楚楚一畏從國誠無以保其國矣然禦變待敵亦制服之而巳夷人宗社豈王法之所容乎楚子克庸而遂滅之其辠大矣是以人楚子而辠其滅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杵公羊作處 傳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宋襄夫人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司城蕩意諸死之

謹案宋昭公為無道而書宋人弑其君者見杵臼未

至如獨夫之可誅而凡與於弑逆者皆當以輕重斷獄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　胡氏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焉臣子國人死於其職自明於去就從違之義斯可矣蕩意諸亦死之而不得與孔父仇牧並書者春秋無取焉爾　今案蕩意諸君昏不能正危不能救坐待其死而與之同死眞所謂匹夫匹婦之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傳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　程子曰行天討而成其亂故貶之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聲公羊作聖謚也九月乃葬

齊侯伐我西鄙　西傳作北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傳齊侯伐我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

諸

侯會于扈傳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愚案書諸侯略之與十五年盟于扈同秋公至自穀齊商人不足與會書至危之冬公子遂如齊拜穀之盟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高郵孫氏曰薨非路寢皆不正也其曰臺下蓋又甚焉秦伯罃卒康公也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傳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遊于申池二人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謹案既書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矣則商人固當討之賊也然齊人不以為賊而討之反北面稱臣而戴之以為君者三年以為賊則不當事以為君則不

可弑令三年事之一旦弑之亂作於大分已定之後故曰弑其君也況商人驟施聚士以成弑舍之謀有王者作則凡前日受施排戴之人乃同惡之黨其辠有不容貸者所以邴歜閻職同謀殺商人而特以齊人弑其君書之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傳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　胡氏曰使舉上客比春秋立文之常體其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理也子赤夫人之子今卒于弑不著其實是為國諱惡無以傳信於將來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故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曰子卒則見禍亂邪謀發於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弑立其君之辠著矣

冬十月子卒

子之名左氏曰惡公羊曰赤未知孰是若

如左氏則亦晉師服所謂異哉君之名子者也子般書名而此不書文公已葬故不名也　傳公子遂殺太子惡及其弟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遂矯太子惡之命名叔仲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惠伯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　愚謂私事公子遂敬嬴奪嫡之心也然其敢啟是心嬖故也有夫人太子而嬖寵妾則文公所以急於事霸急於盟齊簡於視朔者有自來矣人君昏於嬖寵棄忘國政故妾媵大臣相與謀賊君嗣而不能察身死之後冢嗣二人遂見戕弑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文公之謂矣叔彭生身為大臣既無以拯救文公又不能知公子遂之邪謀有公冉務人之忠言不能用甘心就死無一毫扶持之實沒而不書有以也哉

夫人姜氏歸于齊

傳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嫡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君胡氏曰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知非見絶於先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無辠畢于孫于邾者而魯臣子不能事主君存適母之辠並見矣　愚案胡氏於九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傳曰出姜蓋至是始不安於魯於傳未有見之也必要終原始而言之與適庶之亂未有不始於妾上僭夫人失位而致之者是以始知文公之首惡也

季孫行父如齊告宣公之立也　沙隨程氏曰遂得臣行父三人皆與謀以其前後如齊

而知之也

莒弑其君庶其凡稱國以弑者蓋其君以無道為國人所弑而大臣坐視不能討賊皆當誅不赦之辠也

春秋集注卷五